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聊齋誌異 第二卷

金世成

金世成，長山人。素不檢。忽出家作頭陀。類顛，啗不潔以為美。犬羊遺穢於前，輒伏噉之。自號為佛。愚民婦異其所為，執弟子禮者以千萬計。金詞使食矢，無敢違者。創殿閣，所費不貲，人咸樂輸之。邑令南公惡其怪，執而笞之，使修聖廟。門人競相告曰：「佛遭難！」爭募救之。宮殿旬月而成，其金錢之集，尤捷于酷吏之追呼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予聞金道人，人皆就其名而呼之，謂為『今世成佛』。品至啗穢，極矣。笞之不足辱，罰之適有濟，南令公處法何良也！然學宮圯而煩妖道，亦士大夫之羞矣。」

董生

董生，字遐思，青州之西鄙人。冬月薄暮，展被於榻而熾炭焉。方將篝燈，適友人招飲，遂扃戶去。至友人所，座有醫人，善太素脈，遍診諸客。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：「余閱人多矣，脈之奇無如兩君者：貴脈而有賤兆，壽脈而有促徵。此非鄙人所敢知也。然而董君實甚。」共驚問之。曰：「某至此亦窮於術，未敢臆決。願兩君自慎之。」二人初聞甚駭，既以為模稜語，置不為意。半夜，董歸，見齋門虛掩，大疑。釀中自憶，必去時忙促，故忘扃鍵。入室，未遑爇火，先以手入衾中，探其溫否。纔一探入，則膩有臥人。大愕，斂手。急火之，竟為姝麗，韶顏稚齒，神仙不殊。狂喜。戲探下體，則毛尾修然。大懼，欲遁。女已醒，出手捉生臂，問：「君何往？」董益懼，戰栗哀求，願仙人憐恕。女笑曰：「何所見而仙我？」董曰：「我不畏首而畏尾。」女又笑曰：「君悞矣。尾於何有？」引董手，強使復探，則髀肉如脂，尻骨董董。笑曰：「何如？醉態矇矓，不知所見伊何，遂誣人若此。」董固喜其麗，至此益惑，反自咎適然之錯。然疑其所來無因。女曰：「君不憶東鄰之黃髮女乎？屈指移居者，已□年矣。爾時我未笄，君垂髻也。」董恍然曰：「卿周氏之阿瑣耶？」女曰：「是矣。」董曰：「卿言之，我彷彿憶之。□年不見，遂苗條如此！然何遽能來？」女曰：「妾適癡郎四五年，翁姑相繼逝，又不幸為文君。剩妾一身，毫無所依。憶孩時相識者惟君，故來相見就。入門已暮，邀飲者適至，遂潛隱以待君歸。待之既久，足冰肌粟，故借被以自溫耳，幸勿見疑。」董喜，解衣共寢，意殊自得。月餘，漸羸瘦，家人怪問，輒言不自知。久之，面目益支離，乃懼，復造善脈者診之。醫曰：「此妖脈也。前日之死徵驗矣，疾不可為也。」董大哭，不去。醫不得已，為之鍼灸，而贈以藥。囑曰：「如有所遇，力絕之。」董亦自危。既歸，女笑要之。佛然曰：「勿復相糾纏，我行且死！」走不顧。女大慚，亦怒曰：「汝尚欲生耶！」至夜，董服藥獨寢，甫交睫，夢與女交，醒已遺矣。益恐，移寢於內，妻子火守之。夢如故。窺女子已失所在。積數日，董嘔血斗餘而死。王九思在齋中，見一女子來，悅其美而私之。詰所自，曰：「妾，遐思之鄰也。渠舊與妾善，不意為狐惑而死。此輩妖氣可畏，讀書人宜慎相防。」王益佩之，遂相權待。居數日，迷罔病瘳。忽夢董曰：「與君好者狐也。殺我矣，又欲殺我友。我已訴之冥府，洩此幽憤。七日之夜，當炷香室外，勿忘卻。」醒而異之。謂女曰：「我病甚，恐將委溝壑，或勸勿室也。」女曰：「命當壽，室亦生；不壽，勿室亦死也。」坐與調笑。王心不能自持，又亂之。已而悔之，而不能絕。及暮，插香戶上。女來，拔棄之。夜又夢董來，讓其違囑。次夜，暗囑家人，俟寢後潛炷之。女在榻上，忽驚曰：「又置香耶！」王言：「不知。」女急起得香，又折滅之。入曰：「誰教君為此者？」王曰：「或室人憂病，信巫家作厭禳耳。」女彷徨不樂。家人潛窺香滅，又炷之。女忽歎曰：「君福澤良厚。我悞害遐思而奔子，誠我之過。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。君如不忘夙好，勿壞我皮囊也。」逡巡下榻，仆地而死。燭之，狐也。猶恐其活，遽呼家人，剝其革而懸焉。王病甚，見狐來曰：「我訴諸法曹。法曹謂董君見色而動，死當其罪；但咎我不當惑人，追金丹去，復令還生。皮囊何在？」曰：「家人不知，已脫之矣。」狐慘然曰：「余殺人多矣，今死已晚；然忍哉君乎！」恨恨而去。王病幾危，半年乃瘥。

乾石

新城王欽文太翁家，有園人王姓，初入勞山學道。久之，不火食，惟啖松子及白石。遍體生毛。既數年，念母老歸里，漸復火食，猶啖石如故。向日視之，即知石之甘苦酸鹹，如啖芋然。母死，復入山，今又□七八年矣。

廟鬼

新城諸生王啟後者，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。見一婦人入室，貌肥黑不揚。笑近坐榻，意甚褻。王拒之，不去。由此坐臥輒見之。而意堅定，終不搖。婦怒，批其頰有聲，而亦不甚痛。婦以帶懸梁上，猝與並縊。王不覺自投梁下，引頸作縊狀。人見其足不履地，挺然立空中，即亦不能死。自是病顛，忽曰：「彼將與我投河矣。」望河狂奔，曳之乃止。如此百端，日常數作，術藥罔效。一日，忽見有武士鎗鎖而入，怒叱曰：「樸誠者汝何敢擾！」即繫婦項，自櫺中出。纔至窗外，婦不復人形，目電閃，口血赤如盆。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，絕類其一焉。於是病若失。

陸判

陵陽朱爾旦，字小明。性豪放。然素鈍，學雖篤，尚未知名。一日，文社眾飲。或戲之云：「君有豪名，能深夜赴□王殿，負得左廊判官來，眾當釀作筵。」蓋陵陽有□王殿，神鬼皆以木雕，妝飾如生。東廡有立判，綠面赤鬚，貌尤瘳惡。或夜聞兩廊拷訊聲。入者，毛皆森豎。故眾以此難朱。朱笑起，徑去。居無何，門外大呼曰：「我請髻宗師至矣！」眾皆起。俄負判人，置几上，奉觴酌之。眾睹之，瑟縮不安於座。仍請負去。朱又把酒灌地，祝曰：「門生狂率不文，大宗師諒不為怪。荒舍匪遙，合乘興來覓飲，幸勿為咍哇。」乃負之去。次日，眾果招飲。抵暮，半醉而歸，興未闌，挑燈獨酌。忽有人牽簾入，視之，則判官也。朱起曰：「意吾殆將死矣！前夕冒瀆，今來加斧鑕耶？」判啟濃髻微笑曰：「非也。昨蒙高義相訂，夜偶暇，敬踐達人約。」朱大悅，牽衣促坐，自起滌器爇火。判曰：「天道溫和，可以冷飲。」朱如命，置瓶案上，奔告家人治肴果。妻聞，大駭，戒勿出。朱不聽，立俟治具以出。易殘交酬，始詢姓氏。曰：「我陸姓，無名字。」與談古典，應答如響。問：「知制藝否？」曰：「妍媸亦頗辨之。陰司誦讀，與陽世略同。」陸豪飲，一舉□觥。朱因竟日飲，遂不覺玉山傾頹，伏几醺睡。比醒，則殘燭昏黃，鬼客已去。自是三兩日輒一來，情益洽，時抵足臥。朱獻窗稿，陸輒紅勒之，都言不佳。一夜，朱醉，先寢。陸猶自酌。忽醉夢中，覺臍微痛；醒而視之，則陸危坐床前，破腔出腸胃，條條整理。愕曰：「夙無仇怨，何以見殺？」陸笑云：「勿懼，我為君易慧心耳。」從容納腸已，復合之，末以裹足布束朱腰。作用畢，視榻上亦無血跡。腹間覺少麻木。見陸置肉塊几上，問之。曰：「此君心也。作文不快，知君之毛竅塞耳。適在冥間，於千萬心中，揀得佳者一枚，為君易之，留此以補闕數。」乃起，掩扉去。天明解視，則創縫已合，有縫而赤者存焉。自是文思大進，過眼不忘。數日，又出文示陸。陸曰：「可矣。但君福薄，不能大顯貴，鄉科而已。」問：「何時？」曰：「今歲必魁。」未幾，科試冠軍，秋闈果中經元。同社生素揶揄之；及見闈墨，相視而驚，細詢始

知其異。共求朱先容，願納交陸。陸諾之。眾大設以待之。更初，陸至，赤髯生動，目炯炯如電。眾茫乎無色，齒欲相擊；漸引去。朱乃攜陸歸飲。既醺，朱曰：「渝陽伐冑，受賜已多。尚有一事欲相煩，不知可否？」陸便請命。朱曰：「心腸可易，面目想亦可更。山荊，予結髮人，下體頗亦不惡，但頭面不甚佳麗。尚欲煩君刀斧，如何？」陸笑曰：「諾，容徐圖之。」過數日，半夜來叩關。朱急起延入。燭之，見襟裏一物。詰之，曰：「君曩所囑，向艱物色。適得一美人首，敬報君命。」朱撥視，頸血猶溼。陸立促急人，勿驚禽犬。朱慮門戶夜扃。陸至，一手推扉，扉自關。引至臥室，見夫人側身眠。陸以頭授朱抱之；自於靴中出白刃如匕首，按夫人項，著力如切腐狀，迎刃而解，首落枕畔。急於生懷，取美人頭合項上，詳審端正，而後按捺。已而移枕塞肩際，命朱瘞首靜所，乃去。朱妻醒，覺頸間微麻，面頰甲錯；搓之，得血片。甚駭，呼婢汲盥。婢見面血狼籍，驚絕。濯之，盆水盡赤。舉首則面目全非，又駭極。夫人引鏡自照，錯愕不能自解。朱入告之。因反復細視，則長眉掩鬢，笑靨承顙，畫中人也。解領驗之，有紅線一周，上下肉色，判然而異。

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，未嫁而喪二夫，故□九猶未醮也。上元遊□王殿。時遊人甚雜，內有無賴賊窺而豔之，遂陰訪居里，乘夜梯入；穴寢門，殺一婢於床下，逼女與淫。女力拒聲喊。賊怒，亦殺之。吳夫人微聞鬧聲，呼婢往視。見尸駭絕。舉家盡起，停尸堂上，置首項側，一門啼號，紛騰終夜。詰旦啟衾，則身在而失其首。遍撻侍女，謂所守不恪，致葬犬腹。侍御告郡。郡嚴限捕賊，三月而罪人弗得。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。吳疑之，遣媼探諸其家；入見夫人，駭走以告吳公。公視女尸故存，驚疑無以自決。猜朱以左道殺女，往詰朱。朱曰：「室人夢易其首，實不解其何故。謂僕殺之，則冤也。」吳不信，訟之。收家人鞠之，一如朱言。郡守不能決。朱歸，求計於陸。陸曰：「不難，當使伊女自言之。」吳夜夢女曰：「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，無與朱孝廉。彼不豔於其妻，陸判官取兒頭與之易之，是兒身死而頭生也。願勿相仇。」醒告夫人，所夢同。乃言於官。問之，果有楊大年；執而械之，遂伏其罪。吳乃詣朱，請見夫人，由此為翁婿。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。朱入禮闈，皆以場規被放，於是灰心仕進。積三□年，一夕，陸告曰：「君壽不永矣。」問其期，對以五日。「能相救否？」曰：「惟天所命，人何能私？且自達人觀之，生死一耳，何必生之為樂，死之為悲？」朱以為然。即治衣衾棺槨，既竟，盛服而沒。翌日，夫人方扶柩哭，朱忽冉冉自外至。夫人懼。朱曰：「我誠鬼，不異生時。慮爾寡母孤兒，殊戀戀耳。」夫人大慟，涕垂膺。朱依依慰解之。夫人曰：「古有還魂之說，君既有靈，何不再生？」朱曰：「天數不可違也。」問：「在陰司作何務？」曰：「陸判薦我督案務，授有官爵，亦無所苦。」夫人欲再語，朱曰：「陸公與我同來，可設酒饌。」趨而出。夫人依言營備。但聞室中笑飲，亮氣高聲，宛若生前。半夜窺之，昏然已逝。自是三數日輒一來，時而留宿纏綿，家中事就便經紀。子璋方五歲，來輒捉抱；至七八歲則燈下教讀。子亦惠，九歲能文，□五入邑庠，竟不知無父也。從此來漸疏，日月至焉而已。又一夕來，謂夫人曰：「今與卿永訣矣。」問：「何往？」曰：「承帝命為太華卿，行將遠赴，事煩途隔，故不能來。」母子持之哭，曰：「勿爾！兒已成立，家計尚可存活，豈有百歲不拆之鸞鳳耶！」顧子曰：「好為人，勿墮父業。□年後一相見耳。」徑出門去，於是遂絕。

後瑋二□五，舉進士，官行人。奉命祭西岳，道經華陰，忽有輿從羽葆，馳衝函簿。訝之。審視車中人，其父也。下馬哭伏道左。父停輿曰：「官聲好，我目瞑矣。」瑋伏不起。朱促輿行，火馳不顧。去數步，回望，解佩刀遣人持贈。遙語曰：「佩之當貴。」瑋欲追從，見輿馬人從，飄忽若風，瞬息不見。痛恨良久。抽刀視之，製極精工，鐫字一行，曰：「膽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。」瑋後官至司馬。生五子，曰沉，曰潛，曰沕，曰渾，曰深。一夕，夢父曰：「佩刀宜贈渾也。」從之。渾仕為總憲，有政聲。

異史氏曰：「斷鶴續鳧，矯作者妄；移花接木，創始者奇；而況加鑿削於肝腸，施刀錐於頸項者哉？陸公者，可謂蠹皮裹妍骨矣。明季至今，為歲不遠，陵陽陸公猶存乎？尚有靈焉否也？為之執鞭，所欣慕焉。」

嬰寧

王子服，莒之羅店人。早孤。絕惠，□四人洋。母最愛之，尋常不令遊郊野。聘蕭氏，未嫁而夭，故求凰未就也。會上元，有舅氏子吳生，邀同眺矚。方至村外，舅家有僕來，招吳去；生見游女如雲，乘輿獨遨。有女郎攜婢，撚梅花一枝，容華絕代，笑容可掬。生注目不移，竟忘顧忌。女過去數武，顧婢曰：「个兒郎目灼灼似賊！」遺花地上，笑語自去。生拾花悵然，神魂喪失，怏怏返。至家，藏花枕底，垂頭而睡，不語亦不食。母憂之。醮禳益劇，肌革銳減。醫師診視，投劑發表。忽忽若迷。母撫問所由，默然不答。適吳生來，囑密詰之。吳至榻前，生見之淚下。吳就榻慰解，漸致研詰。生具吐其實，且求謀畫。吳笑曰：「君意亦復癡！此願有何難遂？當代訪之。徒步於野，必非世家。如其未字，事固諧矣；不然，拚以重賂，計必允遂。但得痊瘳，成事在我。」生聞之，不覺解頤。吳出告母，物色女子居里，而探訪既窮，並無蹤緒。母大憂，無所為計。然自吳去後，顏頓開，食亦略進。數日，吳復來。生問所謀。吳給之曰：「已得之矣。我以為誰何人，乃我姑氏女，即君姨妹行，今尚待聘；雖內戚有婚姻之嫌，實告之，無不諧者。」生喜溢眉宇，問：「居何里？」吳詭曰：「西南山中，去此可三□餘里。」生又付囑再四，吳銳身自任而去。生由此飲食漸加，日就平復。探視枕底，花雖枯，未便彫落。凝思把玩，如見其人。怪吳不至，折柬招之。吳支托不肯赴召。生悲怒，悒悒不歡。母慮其復病，急為議姻；略與商榷，輒搖首不願。惟日盼吳。吳迄無耗，益怨恨之。轉思三□里非遙，何必仰息他人？懷梅袖中，負氣自往，而家人不知也。伶仃獨步，無可問程，但望南山行去。約三□餘里，亂山合沓，空翠爽肌，寂無人行，止有鳥道。遙望谷底，叢花亂樹中，隱隱有小里落。下山入村，見舍宇無多，皆茅屋，而意甚修雅。北向一家，門前皆絲柳，牆內桃杏尤繁，間以修竹；野鳥格磔其中。意其園亭，不敢遽入。回顧對戶，有巨石滑潔，因據坐少憩。俄聞牆內有女子，長呼「小榮」，其聲嬌細。方佇聽間，一女郎由東而西，執杏花一朵，俛首自簪。舉頭見生，遂不復簪，含笑撚花而入。審視之，即上元途中所遇也。心驟喜。但念無以階進；欲呼姨氏，顧從無還往，懼有訛悞。門內無人可問。坐臥徘徊，自朝至於日昃，盈盈望斷，並忘飢渴。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，似訝其不去者。忽一老媪扶杖出，顧生曰：「何處郎君，聞自辰刻便來，以至於今。意將何為？得勿飢耶？」生急起揖之，答云：「將以盼親。」媪聾聵不聞。

又大言之，乃問：「貴戚何姓？」生不能答。媪笑曰：「奇哉！姓名尚自不知，何親可探？我視郎君，亦書癡耳。不如從我來，啖以粗糲；家有短榻可臥。待明朝歸，詢知姓氏，再來探訪，不晚也。」生方腹餒思啗，又從此漸近麗人，大喜。從媪入，見門內白石砌路，夾道紅花，片片墮階上；曲折而西，又啟一關，豆棚花架滿庭中。肅客入舍，粉壁光明如鏡；窗外海棠枝朵，探入室中；裊籍几榻，罔不潔澤。甫坐，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。媪喚：「小榮！可速作黍。」外有婢子噉聲而應。坐次，具展宗閣。媪曰：「郎君外祖，莫姓吳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媪驚曰：「是吾甥也！尊堂，我妹子。年來以家窶貧，又無三尺男，遂至音問梗塞。甥長成如許，尚不相識。」生曰：「此來即為姨也，勿遽忘遠姓氏。」媪曰：「老身秦姓，並無誕育；弱息僅存，亦為庶產。渠母改醮，遺我鞠養。頗亦不鈍，但少教訓，嬉不知愁。少頃，使來拜識。」未幾，婢子具飯，雞尾盈握。媪勸餐已，婢來斂具。媪曰：「喚寧姑來。」婢應去。良久，聞戶外隱有笑聲。媪又喚曰：「嬰寧，汝姨兄在此。」戶外嗤嗤笑不已。婢推之以入，猶掩其口，笑不可遏。媪瞋目曰：「有客在，咤咤叱叱，是何景象？」女忍笑而立，生揖之。媪曰：「此王郎，汝姨子。一家尚不相識，可笑人也。」生問：「妹子年幾何矣？」媪未能解。生又言之。女復笑不可仰視。媪謂生曰：「我言少教誨，此可見矣。年已□六，呆癡裁如嬰兒。」生曰：「小於甥一歲。」曰：「阿甥已□七矣，得非庚午屬馬者耶？」生首應之。又問：「甥婦阿誰？」答云：「無之。」曰：「如甥才貌，何□七歲猶未聘？嬰寧亦無姑家，極相匹敵；惜有內親之嫌。」生無語，目注嬰寧，不遑他瞬。婢向女小語云：「目灼灼，賊腔未改！」女又大笑，顧婢曰：「視碧桃開未？」遽起，以袖掩口，細碎連步而出。至門外，笑聲始縱。媪亦起，喚婢襪被，為生安置。曰：「阿甥來不易，宜留三五日，遲遲送汝歸。如嫌幽悶，舍後有小園，可供消遣；有書

可讀。」

次日，至舍後，果有園半畝，細草鋪氈，楊花糝徑；有草舍三楹，花木四合其所。穿花小步，聞樹頭蘇蘇有聲，仰視，則嬰寧在上。見生來，狂笑欲墮。生曰：「勿爾，墮矣！」女且下且笑，不能自止。方將及地，失手而墮，笑乃止。生扶之，陰揆其腕。女笑又作，倚樹不能行，良久乃罷。生俟其笑歇，乃出袖中花示之。女接之曰：「枯矣。何留之？」曰：「此上元妹子所遺，故存之。」問：「存之何意？」曰：「以示相愛不忘也。自上元相遇，凝思成疾，自分化為異物；不圖得見顏色，幸垂憐憫。」女曰：「此大細事。至戚何所靳惜？待郎行時，園中花，當喚老奴來，折一巨網負送之。」生曰：「妹子癡耶？」「何便是癡？」曰：「我非愛花，愛撚花之人耳。」女曰：「葭莩之情，愛何待言。」生曰：「我所謂愛，非瓜葛之愛，乃夫妻之愛。」女曰：「有以異乎？」曰：「夜共枕席耳。」女俛思良久，曰：「我不慣與生人睡。」語未已，婢潛至，生惶恐遁去。少時，會母所。母問：「何往？」女答以園中共話。媪曰：「飯熟已久，有何長言，周遮乃爾？」女曰：「大哥欲我共寢。」言未已，生大窘，急目瞪之，女微笑而止。幸媪不聞，猶絮絮究詰。生急以他詞掩之。因小語責女。女曰：「適此語不應說耶？」生曰：「此背人語。」女曰：「背他人，豈得背老母。且寢處亦常事，何諱之？」生恨其癡，無術可以悟之。食方竟，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。先是，母待生久不歸，始疑；村中搜覓幾遍，竟無蹤兆。因往詢吳。吳憶曩言，因教於西南山村行覓。凡歷數村，始至於此。

生出門，適相值，便入告媪，且請偕女同歸。媪喜曰：「我有志，匪伊朝夕。但殘軀不能遠涉；得甥攜妹子去，識認阿姨，大好！」呼嬰寧。寧笑至。媪曰：「有何喜，笑輒不輟？若不笑，當為全人。」因怒之以目。乃曰：「大哥欲同汝去，可便裝束。」又餉家人酒食，始送之出曰：「姨家田產豐裕，能養冗人。到彼且勿歸，小學詩禮，亦好事翁姑。即煩阿姨，為汝擇一良匹。」二人遂發。至山坳，回顧，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。抵家，母睹妹麗，驚問為誰。生以姨女對。母曰：「前吳郎與兒言者，詐也。我未有姊，何以得甥？」問女，女曰：「我非母出。父為秦氏，沒時，兒在襁中，不能記憶。」母曰：「我一姊適秦氏，良確；然俎謝已久，那得復存？」因審詰面龐、誌贅，一一符合。又疑曰：「是矣。然亡已多年，何得復存？」疑慮間，吳生至，女避入室。吳詢得故，惘然久之。忽曰：「此女名嬰寧耶？」生然之。吳亟稱怪事。問所自知，吳曰：「秦家姑去世後，姑丈鰥居，崇於狐，病瘠死。狐生女名嬰寧，繡臥床上，家人皆見之。姑丈歿，狐猶時來；後求天師符黏壁間，狐遂攜女去。將勿此耶？」彼此疑參。但聞室中吃吃皆嬰寧笑聲。母曰：「此女亦太憨生。」吳請面之。母入室，女猶濃笑不顧。母促令出，始極力忍笑，又面壁移時，方出。纔一展拜，翻然遽入，放聲大笑。滿室婦女，為之粲然。吳請往覘其異，即便執柯。尋至村所，廬舍全無，山花零落而已。吳憶姑葬處，彷彿不遠；然墳壠湮沒，莫可辨識，詫歎而返。母疑其為鬼。入告吳言，女略無駭意；又弔其無家，亦殊無悲意，孜孜憨笑而已。眾莫之測。母令與少女同寢止。味爽即來省問，操女紅精巧絕倫。但善笑，禁之亦不可止；然笑處嫣然，狂而不損其媚，人皆樂之。鄰女少婦，爭承迎之。母擇吉將為合巹，而終恐為鬼物。竊於日中窺之，形影殊無少異。至日，使華妝行新婦禮；女笑極不能俯仰，遂罷。生以其憨癡，恐漏洩房中隱事；而女殊秘密，不肯道一語。每值母憂怒，女至，一笑即解。奴婢小過，恐遭鞭撻，輒求詣母共話；罪婢投見，恆得免。而愛花成癖，物色遍戚黨；竊典金釵，購佳種，數月，階砌藩溷，無非花者。庭後有木香一架，故鄰西家。女每攀登其上，摘供簪玩。母時遇見，輒訶之。女卒不改。

一日，西人子見之，凝注傾倒。女不避而笑。西人子謂女意已屬，心益蕩。女指牆底笑而下，西人子謂示約處，大悅。及昏而往，女果在焉。就而淫之，則陰如錐刺，痛徹於心，大號而踣。細視，非女，則一枯木臥牆邊，所接乃水淋漓也。鄰父聞聲，急奔研問，呻而不言。妻來，始以實告。燕火燭竅，見中有巨蠹，如小蟹然。翁碎木捉殺之。負子至家，半夜尋卒。鄰人訟生，訐發嬰寧妖異。邑宰素仰生才，稔知其篤行士，謂鄰翁訟誣，將杖責之。生為乞免，遂釋而出。母謂女曰：「憨狂爾爾，早知過喜而伏憂也。邑令神明，幸不牽累；設鷓突官宰，必逮婦女質公堂，我兒何顏見戚里？」女正色，矢不復笑。母曰：「人罔不笑，但須有時。」而女由是竟不復笑，雖故逗，亦終不笑；然竟日未嘗有戚容。

一夕，對生零涕。異之。女哽咽曰：「曩以相從日淺，言之恐致駭怪。今日察姑及郎，皆過愛無有異心，直告或無妨乎？妾本狐產。母臨去，以妾託鬼母，相依□餘年，始有今日。妾又無兄弟，所恃者惟君。老母岑寂山阿，無人憐而合厝之，九泉輒為悼恨。君倘不惜煩費，使地下人消此怨恫，庶養女者不忍溺棄。」生諾之，然慮墳冢迷於荒草。女但言無慮。

刻日，夫妻輿櫬而往。女於荒煙錯楚中，指示墓處，果得媪尸，膚革猶存。女撫哭哀痛。昇歸，尋秦氏墓合葬焉。是夜，生夢媪來稱謝，寤而述之。女曰：「妾夜見之，囑勿驚郎君耳。」生恨不邀留。女曰：「彼鬼也，生人多，陽氣勝，何能久居？」生問小榮，曰：「是亦狐，最黠。狐母留以視妾，每攝餌相哺，故德之常不去心。昨問母，云已嫁之。」由是歲值寒食，夫妻登秦墓，拜掃無缺。女逾年，生一子。在懷抱中，不畏生人，見人輒笑，亦大有母風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觀其孜孜憨笑，似全無心肝者；而牆下惡作劇，其點孰甚焉。至悽戀鬼母，反笑為哭，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。竊聞山中有草，名『笑矣乎』。嗅之，則笑不可止。房中植此一種，則合歡、忘憂，並無顏色矣；若解語花，正嫌其作態耳。」

聶小倩

甯采臣，浙人。性慷爽，廉隅自重。每對人言：「生平無二色。」適赴金華，至北郭，解裝蘭若。寺中殿塔壯麗；然蓬蒿沒人，似絕行蹤。東西僧舍，雙扉虛掩；惟南一小舍，扃鍵如新。又顧殿東隅，修竹拱把；階下有巨池，野藕已花。意甚樂其幽杳。會學使按臨，城舍價昂，思便留止，遂散步以待僧歸。

日暮，有土人來，啟扉。甯趨為禮，且告以意。土人曰：「此間無房主，僕亦僑居。能甘荒落，且晚惠教，幸甚。」甯喜，藉藁代床，支板作几，為久客計。是夜，月明高潔，清光似水，二人促膝殿廊，各展姓字。土人自言：「燕姓，字亦霞。」甯疑為赴試諸生，而聽其音聲，殊不類浙。詰之，自言：「秦人。」語甚樸誠。既而相對詞竭，遂拱別歸寢。

甯以新居，久不成寐。聞舍北嗚嗚，如有家口。起伏北壁石窗下，微窺之。見短牆外一小院落，有婦可四□餘；又一媪衣黑，緋，插蓬沓，鮐背龍鍾，偶語月下。婦曰：「小倩何久不來？」媪云：「殆好至矣。」婦曰：「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？」曰：「不聞，但意似蹙蹙。」媪曰：「婢子不宜好相識！」言未已，有一□七八女子來，彷彿豔絕。媪笑曰：「背地不言人，我兩個正談道，小妖婢情來無跡響。幸不瞥著短處。」又曰：「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，遮莫老身是男子，也被攝魂去。」女曰：「姥姥不相譽，更阿誰道好？」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。

甯意其鄰人眷口，寢不復聽。又許時，始寂無聲。方將睡去，覺有人至寢所。急起審顧，則北院女子也。驚問之。女笑曰：「月夜不寐，願修燕好。」甯正容曰：「卿防物議，我畏人言；略一失足，廉恥道喪。」女云：「夜無知者。」甯又咄之。女逡巡若復有詞。甯叱：「速去！不然，當呼南舍生知。」女懼，乃退。至戶外復返，以黃金一錠置褥上。甯掇擲庭墀，曰：「非義之物，污吾囊橐！」女慚，出，拾金自言曰：「此漢當是鐵石。」

詰旦，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，寓於東廂，至夜暴亡。足心有小孔，如錐刺者，細細有血出。俱莫知故。經宿，僕一死，症亦如之。向晚，燕生歸，甯質之，燕以為魅。甯素抗直，頗不在意。宵分，女子復至，謂甯曰：「妾閱人多矣，未有剛腸如君者。君誠聖賢，妾不敢欺。小倩，姓聶氏，□八天姐，葬寺側，輒被妖物威脅，歷役賤務；此百願向人，實非所樂。今寺中無可殺者，恐當以夜叉來。」甯駭求計。女曰：「與燕生同室可免。」問：「何不惑燕生？」曰：「彼奇人也，不敢近。」問：「迷人若何？」曰：「狎昵我者，隱以錐刺其足，彼即茫若迷，因攝血以供妖飲；又惑以金，非金也，乃羅剎鬼骨，留之能截取人心肝；二者，凡以投時好耳。」甯感謝。

問戒備之期，答以明宵。臨別泣曰：「妾墮玄海，求岸不得。郎君義氣干雲，必能拔生救苦。倘肯囊妾朽骨，歸葬安宅，不啻再造。」甯毅然諾之。因問葬處，曰：「但記取白楊之上，有烏巢者是也。」言已出門，紛然而滅。

明日，恐燕他出，早詣邀致。辰後具酒饌，留意察燕。既約同宿，辭以性癖耽寂。甯不聽，強攜臥具來。燕不得已，移榻從之。囑曰：「僕知足下丈夫，傾風良切。要有微衷，難以遽白。幸勿翻窺篋漢，違之，兩俱不利。」甯謹受教。既而各寢。燕以箱篋置窗上，就枕移時，駒如雷吼。甯不能寐。近一更許，窗外隱隱有人影。俄而近窗來窺，目光睽閃。甯懼，方欲呼燕，忽有物裂篋而出，耀若匹練，觸折窗上石櫺，欵然一射，即遽斂入，宛如電滅。燕覺而起，甯偽睡以覘之。燕捧篋檢微，取一物，對月嗅視，白光晶瑩，長可二寸，徑非葉許。已而數重包固，仍置破篋中。自語曰：「何物老魅，直爾大膽，致壞篋子。」遂復臥。

甯大奇之，因起問之，且以所見告。燕曰：「既相知愛，何敢深隱。我，劍客也。若非石櫺，妖當立斃；雖然，亦傷。」問：「所藏何物？」曰：「劍也。適嗅之，有妖氣。」甯欲觀之。慨出相示，瑩瑩然一小劍也。於是益厚重燕。明日，視窗外，有血蹟。遂出寺北，見荒墳纍纍，果有白楊，烏巢其顛。迨營謀既就，趣裝欲歸。燕生設祖帳，情義殷渥。以破革囊贈甯，曰：「此劍袋也，寶藏可遠魑魅。」甯欲從授其術。曰：「如君信義剛直，可以為此；然君猶富貴中人，非此道中人也。」甯乃託有妹葬此，發掘女骨，斂以衣衾，賃舟而歸。甯齋臨野，因營墳葬諸齋外。祭而祝曰：「憐卿孤魂，葬近蝸居，歌哭相聞，庶不見陵於雄鬼。一甌漿水飲，殊不清旨，幸不為嫌。」祝畢而返。後有人呼曰：「緩待同行！」回顧，則小倩也。歡喜謝曰：「君信義，□死不足以報。請從歸，拜識姑嫜，腰御無悔。」審諦之，肌映流霞，足翹細筍，白晝端相，嬌豔尤絕。

遂與俱至齋中。囑坐少待，先入白母。母愕然。時甯妻久病，母戒勿言，恐所駭驚。言次，女已翩然入，拜伏地下。甯曰：「此小倩也。」母驚顧不遑。女謂母曰：「兒飄然一身，遠父母兄弟。蒙公子露覆，澤被髮膚，願執箕帚，以報高義。」母見其綽約可愛，始敢與言，曰：「小娘子惠顧吾兒，老身喜不可已。但生平止此兒，用承祧緒，不敢令有鬼偶。」女曰：「兒實無二心。泉下人，既不見信於老母，請以兄事，依高堂，奉晨昏，如何？」母憐其誠，允之。即欲拜嫂。母辭以疾，乃止。女即入廚下，代母尸饗，人房穿榻，似熟居者。日暮，母畏懼之，辭使歸寢，不為設床褥。女窺知母意，即竟去。

過齋欲入，卻退，徘徊戶外，似有所懼。生呼之。女曰：「室有劍氣畏人。向道途之不奉見者，良以此故。」甯悟為革囊，取懸他室。女乃入，就燭下坐。移時，殊不一語。久之，問：「夜讀否？妾少誦楞嚴經，今強半遺忘。浣求一卷，夜暇，就兄正之。」甯諾。又坐，默然，二更向盡，不言去。甯促之。愀然曰：「異域孤魂，殊怯荒墓。」甯曰：「齋中別無床寢，且兄妹亦宜遠嫌。」女起，容顰蹙而欲啼，足偃偻而懶步，從容出門，涉階而沒。甯竊憐之。欲留宿別榻，又懼母嗔。

女朝旦朝母，捧匜沃盥，下堂操作，無不曲承母志。黃昏告退，輒過齋頭，就燭誦經。覺甯將寢，始慘然去。先是，甯妻病廢，母幼不可堪；自得女，逸甚。心德之。日漸稔，親愛如己出，竟忘其為鬼；不忍晚令去，留與同臥起。女初來未嘗食飲，半年漸瘳稀餼。母子皆溺愛之，諱言其鬼，人亦不之辨也。無何，甯妻亡。母陰有納女意，然恐於子不利。女微窺之，乘間告母曰：「居年餘，當知兒肝鬲。為不欲禍行人，故從郎君來。區區無他意，止以公子光明磊落，為天人所欽矚，實欲依贊三數年，借博封誥，以光泉壤。」母亦知無惡，但懼不能延宗嗣。女曰：「子女惟天所授。郎君註福籍，有亢宗子三，不以鬼妻而遂奪也。」母信之，與子議。甯喜，因列筵告戚黨。或請覲新婦，女慨然華妝出，一堂盡眙，反不疑其鬼，疑為仙。由是五黨諸內眷，咸執贄以賀，爭拜識之。

女善畫蘭梅，輒以尺幅酬答，得者藏之什襲以為榮。一日，俛頸窗前，悵悵若失。忽問：「革囊何在？」曰：「以卿畏之，故緘置他所。」曰：「妾受生氣已久，當不復畏，宜取挂床頭。」甯詰其意，曰：「三日來，心怔忡無停息，意金華妖物，恨妾遠遁，恐且晚尋及也。」甯果攜革囊來。女反復審視，曰：「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。敝敗至此，不知殺人幾何許！妾今日視之，肌猶粟慄。」乃懸之。

次日，又命移懸戶上。夜對燭坐，約甯勿寢。欵有一物，如飛鳥墮。女驚匿夾幙間。甯視之，物如夜叉狀，眼目血舌，睽閃攫拏而前。至門卻步；逡巡久之，漸近革囊，以爪摘取，似將抓裂。囊忽格然一響，大可合簣；恍惚有鬼物，突出半身，揪夜叉入，聲遂寂然，囊亦頓縮如故。甯駭詫。女亦出，大喜曰：「無恙矣！」共視囊中，清水數斗而已。後數年，甯果登進士。女舉一男。納妾後，又各生一男，皆仕進有聲。

義鼠

楊天一言：見二鼠出，其一為蛇所吞；其一瞪目如椒，似甚恨怒，然遙望不敢前。蛇果腹，蜿蜒入穴。方將過半，鼠奔來，力嚼其尾。蛇怒，退身出。鼠故便捷，欵然遁去。蛇追不及而返。及入穴，鼠又來，嚼如前狀。蛇入則來，蛇出則往，如是者久。蛇出，吐死鼠於地上。鼠來嗅之，啾啾如悼息，啣之而去。友人張歷友為作「義鼠行」。

地震

康熙七年六月□七日戌刻，地大震。余適客稷下，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飲。忽聞有聲如雷，自東南來，向西北去。眾駭異，不解其故。俄而几案擺簸，酒杯傾覆；屋梁椽柱，錯折有聲。相顧失色。久之，方知地震，各疾趨出。見樓閣房舍，仆而復起；牆傾屋塌之聲，與兒啼女號，喧如鼎沸。人眩暈不能立，坐地上，隨地轉側。河水傾潑丈餘，雞鳴犬吠滿城中。逾一時許，始稍定。視街上，則男女裸聚，競相告語，並忘其未衣也。後聞某處井傾仄，不可及；某家樓臺南北易向；棲霞山裂；沂水陷穴，廣數畝。此真非常之奇變也。

有邑人婦，夜起溲溺，回則狼啣其子。婦急與狼爭。狼一緩頰，婦奪兒出，攜抱中。狼蹲不去。婦大號。鄰人奔集，狼乃去。婦驚定作喜，指天畫地，述狼啣兒狀，己奪兒狀。良久，忽悟一身未著寸縷，乃奔。此與地震時男婦兩忘者，同一情狀也。人之惶急無謀，一何可笑！

海公子

東海古蹟島，有五色耐冬花，四時不凋。而島中古無居人，人亦罕到之。登州張生，好奇，喜游獵。聞其佳勝，備酒食，自掉扁舟而往。至則花正繁，香聞數里；樹有大至□餘圍者。反復留連，甚慚所好。開尊自酌，恨無同游。忽花中一麗人來，紅裳炫目，略無倫比。見張，笑曰：「妾自謂興致不凡，不圖先有同調。」張驚問何人。曰：「我膠娼也。適從海公子來。彼尋勝翱翔，妾以艱於步履，故留此耳。」張方苦寂，得美人，大悅，招坐共飲。女言詞溫婉，蕩人神志，張愛好之。恐海公子來，不得盡歡，因挽與亂。女忻從之。相狎未已，忽聞風肅肅，草木偃折有聲。女急推張起，曰：「海公子至矣。」張束衣愕顧，女已失去。旋見一大蛇，自叢樹中出，粗於巨筍。張懼，幃身大樹後，冀蛇不睹。蛇近前，以身繞人並樹，糾纏數匝；兩臂直束胯間，不可少屈。昂其首，以舌刺張鼻。鼻血下注，流地上成窪，乃俯就飲之。張自分必死，忽憶腰中佩荷囊，有毒狐藥，因以二指夾出，破裏堆掌中；又側頸自顧其掌，令血滴藥上，頃刻盈把。蛇果就掌吸飲。飲未及盡，遽伸其體，擺尾若霹靂聲，觸樹，樹半體崩落，蛇臥地如梁而斃矣。張亦眩莫能起，移時方蘇。載蛇而歸。大病月餘。疑女子亦蛇精也。

丁前溪

丁前溪，諸城人。富有錢穀。游俠好義，慕郭解之為人。御史行臺按訪之。丁亡去，至安丘，遇雨，避身逆旅。兩日中不止。有少年來，館穀豐隆；既而昏暮，止宿其家，莖豆飼畜，給食周至。問其姓字，少年云：「主人楊姓，我其內姪也。主人好交遊，適他出，家惟娘子在。貧不能厚客給，幸能垂諒。」問：「主人何業？」則家無貲產，惟日設博場，以謀升斗。次日，雨仍不止，供給弗懈。至暮，剝芻；芻束溼，頗極參差。丁怪之。少年曰：「實告客：家貧無以飼畜，適娘子撤屋上茅耳。」丁益異之，謂其意在得直。天明，付之金，不受；強付少年持入。俄出，仍以反客，云：「娘子言：我非業此獵食者。主人在外，嘗數日不攜一錢；客至吾家，何遂索償乎？」丁歎贊而別。囑曰：「我諸城丁某，主人歸，宜告之。暇幸見顧。」數年無耗。值歲大饑，楊困甚，無所為計。妻漫勸詣丁，從之。至諸，通姓名於門者。丁茫不憶，申言始憶之。跣履而出，揖客入。見其衣敝踵決，居之溫室，設筵相款，寵禮異常。明日，為製冠服，表裏溫煖。楊義之；而內顧增憂，漏心不能無少望。居數日，殊不言贈別。楊意甚亟，告丁曰：「顧不敢隱，僕來時，米不滿升。今過蒙推解，固樂；妻子如何矣！」丁曰：「是無煩慮，已代經紀矣。幸舒意少留，當助資斧。」走伴招諸博徒，使楊坐而乞頭，終夜得百金，乃送之還。歸見室人，衣履鮮整，小婢侍焉。驚問之。妻言：「自若去後，次日即有車徒齎送布帛菽粟，堆積滿屋，云是丁客所贈。又婢□指，為妾驅使。」楊感不自己。由此小康，不屑舊業矣。異史氏曰：「貧而好客，飲博浮蕩者優為之；最異者，獨其妻耳。受之施而不報，豈人也哉？然一飯之德不忘，丁其有焉。」

海大魚

海濱故無山。一日，忽見峻嶺重疊，綿亙數里，眾悉駭怪。又一日，山忽他徙，化而烏有。相傳海中大魚，值清明節，則攜眷口往拜其墓，故寒食時多見之。

張老相公

張老相公，晉人。適將嫁女，攜眷至江南，躬市匱妝。舟抵金山，張先渡江，囑家人在舟，勿博羶腥。蓋江中，有龍怪，聞香輒出，壞舟吞行人，為害已久。張去，家人忘之，炙肉舟中。忽巨浪覆舟，妻女皆沒。張迴棹，悼恨欲死。因登金山謁寺僧，詢龍之異，將以仇龍。僧聞之，駭言：「吾儕日與習近，懼為禍殃，惟神明奉之，祈勿怒；時斬牲牢，投以半體，則躍吞而去。誰復能相仇哉！」張聞，頓思得計。便招鐵工，起爐山半，冶赤鐵，重百餘斤。審知所常伏處，使二三健男子，以大鉗舉投之。龍躍出，疾吞而下。少時，波涌如山。頃之，浪息，則龍死已浮水上矣。行旅寺僧並快之，建張老相公祠，肖像其中，以為水神，禱之輒應。

水莽草

水莽，毒草也。蔓生似葛，花紫類扁豆。誤食之，立死，即為水莽鬼。俗傳此鬼不得輪迴，必再有毒死者，始代之。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，此鬼尤多云。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，投刺相謁，呼庚兄庚弟，子姪呼庚伯，習俗然也。有祝生造其同年某，中途燥渴思飲。俄見道旁一媪，張棚施飲，趨之。媪承迎入棚，給奉甚殷。嗅之有異味，不類茶茗。置不飲，起而出。媪急止客，便喚：「三娘，可將好茶一杯來。」俄有少女，捧茶自棚後出。年約□四五，姿容豔絕，指環臂釧，晶瑩鑑影。生受瓊神馳。嗅其茶，芳烈無倫。吸盡再索。覩媪出，戲捉纖腕，脫指環一枚。女頰頰微笑，生益惑。略詰門戶。女曰：「郎暮來，妾猶在此也。」生求茶葉一撮，並藏指環而去。至同年家，覺心頭作惡，疑茶為患，以情告某。某駭曰：「殆矣！此水莽鬼也。先君死於是。是不可救，且為奈何？」生大懼，出茶葉驗之，真水莽草也。又出指環，兼述女子情狀。某懸想曰：「此必寇三娘也！」生以其名確符，問何故知。曰：「南村富室寇氏女，夙有豔名。數年前，誤食水莽而死，必此為魅。」或言受魅者，若知鬼姓氏，求其故嚮，煮服可痊。某急詣寇所，實告以情，長跪哀懇。寇以其將代女死故，靳不與。某忿而返，以告生。生亦切齒恨之，曰：「我死，必不令彼女脫生！」某昇送之，將至家門而卒。母號涕葬之。遺一子，甫周歲。妻不能守柏舟節，半年改醮去。母留孤自哺，劬瘁不堪，朝夕悲啼。一日，方抱兒哭室中，生悄然忽入。母大駭，揮涕問之。答云：「兒地下聞母哭，甚愴於懷，故來奉晨昏耳。兒雖死，已有家室，即同來分母勞，母其勿悲。」母問：「兒婦何人？」曰：「寇氏坐聽兒死，兒甚恨之。死後欲尋三娘，而不知其處；近遇某庚伯，始相指示。兒往，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；兒馳去，強捉之來。今為兒婦，亦相得，頗無苦。」移時，門外一女子入，華妝豔麗，伏地拜母。生曰：「此寇三娘也。」雖非生人，母視之，情懷差慰。生便遣三娘操作。三娘雅不習慣，然承順殊憐人。由此居故室，遂留不去。女請母告諸家。生意勿告；而母承女意，卒告之。寇家翁媪，聞而大駭。命車疾至，視之，果三娘，相向哭失聲，女勸止之。媪視生家良貧，意甚憂悼。女曰：「人已鬼，又何厭貧？祝郎母子，情義拳拳，兒固已安之矣。」因問：「茶媪誰也？」曰：「彼倪姓。自慚不能惑行人，故求兒助之耳。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。」因顧生曰：「既媪矣，而不拜岳，妾復何心？」生乃投拜。女便入廚下，代母執炊，供翁媪。媪視之，懷心，既歸，即遣兩婢來，為之服役；金百斤、布帛數□匹，酒馔不時餽送，小阜祝母矣。寇亦時招歸寧。居數日，輒曰：「家中無人，宜早送兒還。」或故稽之，則飄然自歸。翁乃代生起夏屋，營備臻至。然生終未嘗至翁家。一日，村中有中水莽毒者，死而復甦，相傳為異。生曰：「是我活之也。彼為李九所害，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。」母曰：「汝何不取人以自代？」曰：「兒深恨此等輩，方將盡驅除之，何屑此為！且兒事母最樂，不願生也。」由是中毒者，往往具豐筵，禱諸其庭，輒有效。積□餘年，母死。生夫婦亦哀毀，但不對客，惟命兒縷麻擗踊，教以禮儀而已。葬母後，又二年餘，為兒娶婦。婦，任侍郎之孫女也。先是，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。後聞祝生之異，遂命駕其家，訂翁媪焉。至是，遂以孫女妻其子，往來不絕矣。一日，謂子曰：「上帝以我有功人世，策為『四瀆牧龍君』。今行矣。」俄見庭下有四馬，駕黃轎車，馬四股皆鱗甲。夫妻盛裝出，同登一輿。子及婦皆泣拜，瞬息而渺。是日，寇家見女來，拜別翁媪，亦如生言。媪泣挽留。女曰：「祝郎先去矣。」出門遂不復見。其子名鶚，字離塵，請諸寇翁，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焉。

造畜

魘味之術，不一其道，或投美餌，給之食之，則人迷罔，相從而去，俗名曰「打絮巴」，江南謂之「扯絮」。小兒無知，輒受其害。又有變人為畜者，名曰「造畜」。此術江北猶少，河以南輒有之。揚州旅店中，有一人牽驢五頭，暫繫樅下，云：「我少選即返。」兼囑：「勿令飲噉。」遂去。驢暴日中，蹄齧殊喧。主人牽著涼處。驢見水，奔之；遂縱飲之。一滾塵，化為婦人。怪之，詰其所由，舌強而不能答。乃匿諸室中。既而驢主至，驅五羊於院中，驚問驢之所在。主人曳客坐，便進餐飲，且云：「客姑飯，驢即至矣。」主人出，悉飲五羊，輾轉皆為童子。陰報郡，遣役捕獲，遂械殺之。

鳳陽土人

鳳陽一士人，負笈遠遊。謂其妻曰：「半年當歸。」□餘月，竟無耗問。妻翹盼綦切。一夜，纔就枕，紗月搖影，離思縈懷。方反側間，有一麗人，珠鬟絳帔，摩帷而入，笑問：「姊姊，得無欲見郎君乎？」妻急起應之。麗人邀與共往。妻憚修阻，麗人但請無慮。即挽女手出，並踏月色，約行一矢之遠。覺麗人行迅速，女步履艱澀，呼麗人少待，將歸著履。麗人牽坐路側，自乃捉足，脫履相假。女喜著之，幸不鑿柄。復起從行，健步如飛。移時，見士人跨白驪來。見妻大驚，急下騎，問：「何往？」女曰：「將以探君。」又顧問麗人伊誰。女未及答，麗人掩口笑曰：「且勿問訊。娘子奔波匪易；郎君星馳夜半，人畜想當俱殆。妾家不遠，且請息駕，早旦而行，不晚也。」顧數武之外，即有村落，遂同行，入一庭院，麗人促睡婢起供客，曰：「今夜月色皎然，不必命燭，小臺石榻可坐。」士人繫寒檐梧，乃即坐。麗人曰：「履大不適於體，途中頗累贅否？歸有代步，乞賜還也。」女稱謝付之。俄頃，設酒果，麗人酌曰：「鸞鳳久乖，圓在今夕；濁醪一觴，敬以為賀。」士人亦執盞酬報。主客笑言，履舄交錯。士人注視麗者，屢以游詞相挑。夫妻乍聚，並不寒暄一語。麗人亦美目流情，妖言隱謎。女惟默坐，偽為愚者。久之漸醺，二人語益狎。又以巨觥勸客，士人以醉辭，勸之益苦。士人笑曰：「卿為我度一曲，即當飲。」麗人不拒，即以牙杖撫提琴而歌曰：「黃昏卸得殘妝罷，窗外西風冷透紗。聽蕉聲，一陣一陣細雨下。何處與人閒磕牙？望穿秋水，不見還家，潸潸淚似麻。又是想他，又是恨他，手拿著紅繡鞋兒占鬼卦。」歌竟，笑曰：「此市井里巷之謠，不足污君聽；然因流俗所尚，姑效顰耳。」音聲靡靡，風度狎褻。士人搖惑，若不自禁。少間，麗人偽醉離席；士人亦起，從之而去。久之不至。婢子乏疲，伏睡廊下。女獨坐，塊然無侶，中心憤恚，頗難自堪。思欲遁歸，而夜色微茫，不憶道路。輾轉無以自主，因起而覘之。裁近其窗，則斷雲零雨之聲，隱約可聞。又聽之，聞良人與己素常猥褻之狀，盡情傾吐。女至此，手顫心搖，殆不可過，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。憤然方行，忽見弟三郎乘馬而至，遽便下問。女具以告。三郎大怒，立與姊回，直入其家，則室門扃閉，枕上之語猶喁喁也。三郎舉巨石如斗，拋擊窗櫺，三五碎斷。內大呼曰：「郎君腦破矣！奈何！」女聞之，愕然大哭，謂弟曰：「我不謀與汝殺郎君，今且若何？」三郎撐目曰：「汝嗚嗚促我來；甫能消此胸中惡，又護男兒，怨弟兄，我不貫與婢子供指使！」返身欲去。女牽衣曰：「汝不攜我去，將何之？」三郎揮姊仆地，脫體而去。女頓驚寤，始知其夢。越日，士人果歸，乘白驪。女異之而未言。士人是夜亦夢，所見所遭，迹之悉符，互相駭怪。既而三郎聞姊夫自遠歸，亦來省問。語次，謂士人曰：「昨齊夢君歸，今果然，亦大異。」士人笑曰：「幸不為巨石所斃。」三郎愕然問故，士以夢告。三郎大異之。蓋是夜，三郎亦夢遇姊泣訴，憤激投石也。三夢相符，但不知麗人何許耳。

耿□八

新城耿□八，病危篤，自知不起。謂妻曰：「永訣在旦晚耳。我死後，嫁守由汝，請言所志。」妻默不語。耿固問之，且云：「守固佳，嫁亦恆情。明言之，庸何傷？行與子訣。子守，我心慰；子嫁，我意斷也。」妻乃慘然曰：「家無儋石，君在猶不給，何以能守？」耿聞之，遽握妻臂，作恨聲曰：「忍哉！」言已而沒。手握不可開。妻號。家人至，兩人攀指，力擊之，始開。耿不自知其死，出門，見小車□餘兩，兩各□人，即以方幅書名字，黏車上。御人見耿，促登車。耿視車中已有九人，並己而□。又視黏單上，己名最後。車行咋咋，響震耳際，亦不自知何往。俄至一處，聞人言曰：「此思鄉地也。」聞其名，疑之。又聞御人偶語云：「今日剿三人。」耿又駭。及細聽其言，悉陰間事，乃自悟曰：「我豈不作鬼物耶！」頓念家中，無復可懸念，惟老母臘高，妻嫁後，缺於奉養；念之，不覺涕漣。又移時，見有臺，高可數仞，游人甚夥；囊頭械足之輩，嗚咽而下上，聞人言為「望鄉臺」。諸人至此，俱踏轅下，紛然競登。御人或撻之、或止之，獨至耿，則促令登。登數□級，始至顛頂。翹首一望，則門閭庭院，宛在目中。但內室隱隱，如籠煙霧。悽惻不自勝。回顧，一短衣人立肩下，即以姓氏問耿。耿具以告。其人亦自言為東海匠人。見耿零涕，問：「何事不了於心？」耿又告之。匠人謀與越臺而遁。耿懼冥追，匠人固言無妨。耿又慮臺高傾跌，匠人但令從己。遂先躍，耿果從之。及地，竟無恙。喜無覺者。視所乘車，猶在臺下。二人急奔。數武，忽自念名字黏車上，恐不免執名之追；遂反身近車，以手指染唾，塗去己名，始復奔，哆口坐息，不敢少停。少間，入里門，匠人送諸其室。驚睹己尸，醒然而蘇。覺乏疲躁渴，驟呼水。家人大駭，與之水，飲至石餘。乃驟起，作揖拜狀；既而出門拱謝，方歸。歸則僵臥不轉。家人以其行異，疑非真活；然漸覘之，殊無他異。稍稍近問，始歷歷言其本末。問：「出門何故？」曰：「別匠人也。」「飲水何多？」曰：「初為我飲，後乃匠人飲也。」投之湯羹，數日而瘥。由此厭薄其妻，不復共枕席云。

珠兒

常州民李化，富有田產。年五□餘，無子。一女名小惠，容質秀美，夫妻最憐愛之。□四歲，暴病夭殂，冷落庭幃，益少生趣。始納婢，經年餘，生一子，視如拱璧，名之珠兒。兒漸長，魁梧可愛。然性絕癡，五六歲尚不辨菽麥；言語蹇澀。李亦好而不知其惡。會有眇僧，募緣於市，輒知人閨闈，於是相驚以神；且云，能生死禍福人。幾□百千，執名以索，無敢違者。詣李募百緡，李難之。給□金，不受；漸至三□金。僧厲色曰：「必百緡，缺一文不可！」李亦怒，收金遽去。僧忿然而起，曰：「勿悔，勿悔！」無何，珠兒心暴痛，巴刮床席，色如土灰。李懼，將八□金詣僧乞救。僧笑曰：「多金大不易！然山僧何能為？」李歸而兒已死。李慟甚，以狀懇邑宰。宰拘僧訊鞫，亦辨給無情詞。答之，以擊鞞革。令搜其身，得木人二、小棺一、小旗幟五。宰怒，以手疊訣舉示之。僧乃懼，自投無數。宰不聽，杖殺之。李叩謝而歸。

時已曠暮，與妻坐床上。忽一小兒，僮僕入室，曰：「阿翁行何疾？極力不能得追。」視其體貌，當得七八歲。李驚，方將詰問，則見其若隱若現，恍惚如煙霧，宛轉間，已登榻坐。李推下之，墮地無聲。曰：「阿翁何乃爾！」瞥然復登。李懼，與妻俱奔。兒呼阿父、阿母，嘔啞不休。李入妾室，急闔其扉；還顧，兒已在膝下。李駭問何為。答曰：「我蘇州人，姓詹氏。六歲失怙恃，不為兄嫂所容，逐居外祖家。偶戲門外，為妖僧迷殺桑樹下，驅使如佞鬼，冤閉窮泉，不得脫化。幸賴阿翁昭雪，願得為子。」李曰：「人鬼殊途，何能相依？」兒曰：「但除斗室，為兒設床褥，日澆一杯冷漿粥，餘都無事。」李從之。兒喜，遂獨臥室中。晨來出入閨闈，如家生。

聞妾哭子聲，問：「珠兒死幾日矣？」答以七日。曰：「天嚴寒，尸當不腐。試發冢啟視，如未損壞，兒當得活。」李喜，與兒去，開穴驗之，軀殼如故。方此切怛，回視，失兒所在。異之，昇尸歸。方置榻上，目已瞥動；少頃呼湯，湯已而汗，汗已遂起。群喜珠兒復生，又加之慧黠便利，迥異曩昔。但夜間僵臥，毫無氣息，共轉側之，冥然若死。眾大愕，謂其復死；天將明，始若夢醒。群就問之。答云：「昔從妖僧時，有兒等二人，其一名哥子。昨追阿父不及，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。今在冥間，與姜員外作義嗣，亦甚優游。夜分，固來邀兒戲。適以白鼻驕送兒歸。」母因問：「在陰司見珠兒否？」曰：「珠兒已轉生矣。渠與阿翁無父子緣，不過金陵嚴子方，來討百□千債負耳。」初，李販於金陵，欠嚴貨價未償，而嚴翁死，此事人無知者。李聞之大駭。母問：「兒見惠姊否？」兒曰：「不知，再去當訪之。」

又二三日，謂母曰：「惠姊在冥中大好，嫁得楚江王小郎子，珠翠滿頭鬢；一出門，便□百作呵殿聲。」母曰：「何不一歸寧？」曰：「人既死，都與骨肉無關切。倘有人細述前生，方豁然動念耳。昨託姜員外，夤緣見姊。姊呼我坐珊瑚榻上。與言父母懸念，渠都如眠睡。兒云：『姊在時，喜繡並蒂花，剪刀刺手爪，血洩綾子上，姊就刺作赤水雲。今母猶挂床頭壁，顧念不去心。姊忘之乎？』姊始懷感，云：『會須白郎君，歸省阿母。』」母問其期，答言不知。

一日謂母：「姊行且至，僕從大繁，當多備漿酒。」少間，奔入室，曰：「姊來矣！」移榻中堂，曰：「姊姊且憩坐，少悲

啼。」諸人悉無所見。兒率人焚紙酌飲於門外，反曰：「騶從暫令去矣。姊言：『昔日所覆綠錦被，曾為燭花燒一點如豆大，尚在否？』」母曰：「在。」即啟筥出之。兒曰：「姊命我陳舊閣中。乏疲，且小臥，翌日再與阿母言。」

東鄰趙氏女，故與惠為繡閣交。是夜，忽夢惠幃頭紫帔來相望，言笑如平生。且言：「我今異物，父母覲面，不啻河山。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話，勿須驚恐。」質明，方與母言。忽仆地悶絕。逾刻始醒，向母曰：「小惠與阿孀別幾年矣，頓鬢白髮生！」母駭曰：「兒病狂耶？」女拜別即出。母知其異，從之。直達李所，抱母哀啼。母驚不知所謂。女曰：「兒昨歸，頗委頓，未遑一言。兒不孝，中途棄高堂，勞父母哀念，罪何可贖！」母頓悟，乃哭。已而問曰：「聞兒今貴，甚慰母心。但汝棲身王家，何遂能來？」女曰：「郎君與兒極燕好，姑舅亦相撫愛，頗不調妒醜。」惠生時，好以手支頤；女言次，輒作故態，神情宛似。

未幾，珠兒奔入曰：「接姊者至矣。」女乃起，拜別泣下，曰：「兒去矣。」言訖，復踣，移時乃甦。

後數月，李病劇，醫藥罔效。兒曰：「旦夕恐不救也！二鬼坐床頭，一執鐵杖子，一挽苧麻繩，長四五尺許，兒晝夜哀之不去。」母哭，乃備衣衾。既暮，兒趨入曰：「雜人婦，且避去，姊夫來視阿翁。」俄頃，鼓掌而笑。母問之，曰：「我笑二鬼，聞姊夫來，俱匿床下如龜鱉。」又少時，望空道寒暄，問姊起居。既而拍手曰：「二鬼奴哀之不去，至此大快！」乃出至門外，卻回，曰：「姊夫去矣。二鬼被鎖馬鞍上。阿父當即無恙。姊夫言：歸白大王，為父母乞百年壽也。」一家俱喜。

至夜，病良已，數日尋瘥。延師教兒讀。兒甚惠，□八人邑岸，猶能言冥間事。見里中病者，輒指鬼祟所在，以火爇之，往往得瘳。後暴病，體膚青紫，自言鬼神責我綻露，由是不復言。

小官人

太史某公，忘其姓氏。晝臥齋中，忽有小鹵簿，出自堂隙。馬大如蛙，人細於指。小儀仗以數□隊；一官冠皂紗，著繡襖，乘肩輿，紛紛出門而去。公心異之，竊疑睡眼之訛。頓見一小人，返入舍，攜一氈包，大如拳，竟造床下。白言：「家主人有不腆之儀，敬獻太史。」言已，對立，即又不陳其物。少間，又自笑曰：「淺淺微物，想太史亦當無所用，不如即賜小人。」太史頷之。欣然攜之而去。後不復見。惜太史中餒，不曾詰所自來。

胡四姐

尚生，泰山人。獨居清齋。會值秋夜，銀河高耿，明月在天，徘徊花陰，頗存遐想。忽一女子踰垣來，笑曰：「秀才何思之深？」生就視，容華若仙。驚喜擁入，窮極狎昵。自言：「胡氏，名三姐。」問其居第，但笑不言。生亦不復置問，惟相期永好而已。自此，臨無虛夕。一夜，與生促膝燈幕，生愛之，矚盼不轉。女笑曰：「眈眈視妾何為？」曰：「我視卿如紅藥碧桃，即竟夜視，不為厭也。」三姐曰：「妾陋質，遂蒙青盼如此；若見吾家四妹，不知如何顛倒。」生益傾動，恨不一見顏色，長跽哀請。逾夕，果偕四姐來。年方及笄，荷粉露垂，杏花煙潤，嫣然含笑，媚麗欲絕。生狂喜，引坐。三姐與生同笑語；四姐惟手引繡帶，俛首而已。未幾，三姐起別，妹欲從行。生曳之不解，顧三姐曰：「卿卿煩一致聲！」三姐乃笑曰：「狂郎情急矣！妹子一為少留。」四姐無語，姊遂去。二人備盡歡好。既而引臂替枕，傾吐生平，無復隱諱。四姐自言為狐。生依戀其美，亦不之怪。四姐因言：「阿姊狠毒，業殺三人矣。惑之，罔不斃者。妾幸承溺愛，不忍見滅亡，當早絕之。」生懼，求所以處。四姐曰：「妾雖狐，得仙人正法，當書一符黏寢門，可以卻之。」遂書之。既曉，三姐來，見符卻退，曰：「婢子負心，傾意新郎，不憶引線人矣。汝兩人合有夙分，余亦不相仇；但何必爾？」乃逕去。數日，四姐他適，約以隔夜。是日，生偶出門眺望，山下故有榭林，蒼莽中，出一少婦，亦頗風韻。近謂生曰：「秀才何必日沾沾戀胡家姊妹？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。」即以一貫授生，曰：「先持歸，貰良醞；我即攜小肴饌來，與君為歡。」生懷錢歸，果如所教。少間，婦果至，置几上燻雞、鹹魚各一，即抽刀子縷切為羹；釀酒調羹，歡洽異常。繼而滅燭登床，狎情蕩甚。既曙始起。方坐床頭，捉足易烏，忽聞人聲；傾聽，已入幃幕，則胡姊妹也。婦乍睹，倉皇而遁，遺烏於床。二女遂叱曰：「騷狐！何敢與人同寢處！」追去，移時始返。四姐怨生曰：「君不長進，與騷狐相匹偶，不可復近！」遂悻悻去。生惶恐自投，情詞哀懇。三姐從旁解免，四姐怒稍釋，由此相好如初。

一日，有陝人騎驢進門曰：「吾尋妖物，匪伊朝夕，乃今始得之。」生父以其言異，訊所由來。曰：「小人日泛煙波，遊四方，終歲□餘月，常八九離桑梓，被妖物蠱殺吾弟。歸甚悼恨，誓必尋而殄滅之。奔波數千里，殊無蹟兆。今在君家。不翦，當有繼吾弟亡者。」時生與女密邇，父母微察之，聞客言，大懼，延入，令作法。出二瓶，列地上，符咒良久。有黑霧四圍，分投瓶中。客喜曰：「全家都到矣。」遂以豬脬裹瓶口，緘封甚固。生父亦喜，堅留客飯。生心惻然，近瓶竊聽，聞四姐在瓶中言曰：「坐視不救，君何負心？」生益感動。急啟所封，而結不可解。四姐又曰：「勿須爾！但放倒壇上旗，以鍼刺脬作空，予即出矣。」生如其請。果見白氣一絲，自孔中出，凌霄而去。客出，見旗橫地，大驚曰：「遁矣！此必公子所為。」搖瓶俯聽，曰：「幸亡其一；此物合不死，猶可赦。」乃攜瓶別去。後生在野，督傭刈麥，遙見四姐坐樹下。生近就之，執手慰問。且曰：「別後□易春秋，今大丹已成。但思君之念未忘，故復一拜問。」生欲與偕歸。女曰：「妾今非昔比，不可以塵情染，後當復見耳。」言已，不知所在。又二□年餘，生適獨居，見四姐自外至。生喜與語。女曰：「我今名列仙籍，本不應再履塵世。但感君情，敬報撤瑟之期。可早處分後事；亦勿悲憂，妾當度君為鬼仙，亦無苦也。」乃別而去。至日，生果卒。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，嘗親見之。

祝翁

濟陽祝村有祝翁者，年五□餘，病卒。家人入室理纒經，忽聞翁呼甚急。群奔集靈寢，則見翁已復活。群喜慰問。翁但謂媪曰：「我適去，拚不復返。行數里，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，寒熱仰人，亦無復生趣，不如從我去。故復歸，欲借爾同行也。」咸以其新蘇妄語，殊未深信。翁又言之。媪云：「如此亦復佳。但方生，如何便得死？」翁揮之曰：「是不難。家中俗務，可速作料理。」媪笑不去。翁又促之。乃出戶外，延數刻而入，給之曰：「處置安妥矣。」翁命速妝。媪不去，翁催益急。媪不忍拂其意，遂裙妝以出。媳女皆匿笑。翁移首於枕，手拍令臥。媪曰：「子女皆在，雙雙挺臥，是何景象？」翁搥床曰：「並死有何可笑！」子女輩見翁躁急，共勸媪姑從其意。媪如言，並枕僵臥。家人又共笑之。俄視媪笑容忽斂，又漸而兩眸俱合，久之無聲，儼如睡去。眾始近視，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。試翁亦然，始共驚但。康熙二□一年，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，言之甚悉。

異史氏曰：「翁其夙有畸行與？泉路茫茫，去來由爾，奇矣！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，抑何其暇也！人當屬纊之時，所最不忍訣者，床頭之暱人耳；苟廣其術，則賣履分香，可以不事矣。」

豬婆龍

豬婆龍產于西江。形似龍而短，能橫飛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。或獵得之，則貨其肉于陳、柯。此二姓皆友諒之裔，世食豬婆龍肉，他族不敢食也。一客自江右來，得一頭，繫舟中。一日，泊舟錢塘，縛稍解，忽躍入江。俄頃，波濤大作，估舟傾沉。

某公

陝右某公，辛丑進士。能記前身。嘗言前生為士人，中年而死。死後見冥王判事，鼎鑊油鑊，一如世傳。殿東隅，設數架，上搭豬羊犬馬諸皮。簿吏呼名，或罰作馬，或罰作豬；皆裸之，於架上取皮被之。俄至公，聞冥王曰：「是宜作羊。」鬼取一白羊皮來，捺覆公體。吏白：「是曾拯一人死。」王檢籍覆視，示曰：「免之。惡雖多，此善可贖。」鬼又捋其毛革。革已黏體，不可復動。兩鬼捉臂按胸，力脫之，痛苦不可名狀；皮片斷裂，不得盡脫，既脫，近肩處，猶黏羊皮大如掌。公既生，背上有羊毛叢生，剪去復出。

快刀

明末，濟屬多盜。邑各置兵，捕得輒殺之。章丘盜尤多。有一兵佩刀甚利，殺輒導竅。一日，捕盜□餘名，押赴市曹。內一盜識兵，逡巡告曰：「聞君刀最快，斬首無二割。求殺我！」兵曰：「諾。其謹依我，無離也。」盜從之刑處，出刀揮之，豁然頭落。數步之外，猶圓轉而大贊曰：「好快刀！」

俠女

顧生，金陵人。博於材藝，而家甚貧。又以母老，不忍離膝下，惟日為人書畫，受贖以自給。行年二□有五，伉儷猶虛。對戶舊有空第，一老嫗及少女，稅居其中。以其家無男子，故未問其誰何。一日，偶自外人，見女郎自母房中出，年約□八九，秀曼都雅，世罕其匹，見生不甚避，而意凜如也。生入問母。母曰：「是對戶女郎，就吾乞刀尺。適宜其家亦止一母。此女不似貧家產。問其何為不字，則以母老為辭。明日當往拜其母，便風以意；倘所望不奢，兒可代養其母。」明日造其室，其母一聾嫗耳。視其室，並無隔宿糧。問所業，則仰女□指。徐以同食之謀試之，嫗意似納，而轉商其女；女默然，意殊不樂。母乃歸。詳其狀而疑之曰：「女子得非嫌吾貧乎？為人不言亦不笑，豔如桃李，而冷如霜雪，奇人也！」母子猜歎而罷。一日，生坐齋頭，有少年來求畫。姿容甚美，意頗儂佻。詰所自，以「鄰村」對。嗣後三兩日輒一至。稍稍稔熟，漸以嘲謔；生狎抱之，亦不甚拒，遂私焉。由此往來啜甚。會女郎過，少年目送之，問為誰。對以「鄰女」。少年曰：「豔麗如此，神情一何可畏！」少間，生入內。母曰：「適女子來乞米，云不舉火者經日矣。此女至孝，貧極可憫，宜少周卹之。」生從母言，負斗米款門達母意。女受之，亦不申謝。日嘗至生家，見母作衣履，便代縫紉；出入堂中，操作如婦。生益德之。每獲餽餌，必分給其母，女亦略不置齒頰。母適疽生隱處，宵旦號咷。女時就榻省視，為之洗創敷藥，日三四作。母意甚不自安，而女不厭其穢。母曰：「唉！安得新婦如兒，而奉老身以死也！」言訖悲哽。女慰之曰：「郎子大孝，勝我寡母孤女什百矣。」母曰：「床頭蹠履之役，豈孝子所能為者？且身已向暮，旦夕犯霧露，深以祧續為憂耳。」言間，生入。母泣曰：「虧娘子良多！汝無忘報德。」生伏拜之。女曰：「君敬我母，我勿謝也；君何謝焉？」於是益敬愛之。然其舉生硬，毫不可干。

一日，女出門，生目注之。女忽回首，嬌然而笑。生喜出意外，趨而從諸其家。挑之，亦不拒，欣然交懽。已，戒生曰：「事可一而不可再！」生不應而歸。明日，又約之。女厲色不顧而去。日頻來，時相遇，並不假以詞色。少游戲之，則冷語冰人。忽於空處問生：「日來少年誰也？」生告之。女曰：「彼舉態狀，無禮於妾頗矣。以君之狎暱，故置之。請更寄語：再復爾，是不欲生也已！」生至夕，以告少年，且曰：「子必慎之，是不可犯！」少年曰：「既不可犯，君何犯之？」生白其無。曰：「如其無，則猥褻之語，何以達君聽哉？」生不能答。少年曰：「亦煩寄告：假惺惺勿作態；不然，我將遍播揚。」生甚怒之，情見於色，少年乃去。一夕方獨坐，女忽至，笑曰：「我與君情緣未斷，寧非天數！」生狂喜而抱於懷。欸聞履聲籍籍，兩人驚起，則少年推扉入矣。生驚問：「子胡為者？」笑曰：「我來觀貞潔人耳。」顧女曰：「今日不怪人耶？」女眉豎頰紅，默不一語。急翻上衣，露一革囊，應手而出，而尺許晶瑩匕首也。少年見之，駭而卻走。追出戶外，四顧渺然。女以匕首望空拋擲，戛然有聲，燦若長虹；俄一物墮地作響。生急燭之，則一白狐，身首異處矣。大駭。女曰：「此君之嬖童也。我固恕之，奈渠定不欲生何！」收刃入囊。生曳令人。曰：「適妖物取意，請來宵。」出門逕去。次夕，女果至，遂共綢繆。詰其術，女曰：「此非君所知。宜須慎秘，洩恐不為君福。」又訂以嫁娶，曰：「枕席焉，提汲焉，非婦伊何也？業夫婦矣，何必復言嫁娶乎？」生曰：「將勿憎吾貧耶？」曰：「君固貧，妾富耶？今宵之聚，正以憐君貧耳。」臨別囑曰：「苟且之行，不可以屢。當來，我自來；不當來，相強無益。」後相值，每欲引與私語，女輒走避；然衣綻炊薪，悉為紀理，不啻婦也。積數月，其母死，生竭力葬之。女由是獨居。生意孤寢可亂，踰垣入，隔窗頻呼，迄不應。視其門，則空室局焉。竊疑女有他約。夜復往，亦如之。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。越日，相遇於母所。既出，而女尾其後曰：「君疑妾耶？人各有心，不可以告人。今欲使君無疑，烏得可？然一事煩急為謀。」問之，曰：「妾體孕已八月矣，恐旦晚臨盆。『妾身未分明』，能為君生之，不能為君育之。可密告母，覓乳媪，偽為討螟蛉者，勿言妾也。」生諾，以告母。母笑曰：「異哉此女！聘之不可，而顧私於我兒。」喜從其謀以待之。

又月餘，女數日不至。母疑之，往探其門，蕭蕭閉寂。叩良久，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。啟而入之，則復闔之。入其室，則呱呱者在床上矣。母驚問：「誕幾時矣？」答云：「三日。」捉繡席而視之，則男也，且豐頤而廣額。喜曰：「兒已為老身育孫子，伶仃一身，將焉所託？」女曰：「區區隱衷，不敢掬示老母。俟夜無人，可即抱兒去。」母歸與子言，竊共異之。夜往抱子歸。更數夕，夜將半，女忽款門入，手提革囊，笑曰：「我大事已了，請從此別。」急詢其故，曰：「養母之德，刻刻不去諸懷。向云『可一而不可再』者，以相報不在床第也。為君貧不能婚，將為君延一線之續。本期一索而得，不意信水復來，遂至破戒而再。今君德既酬，妾志亦遂，無憾矣。」問：「囊中何物？」曰：「仇人頭耳。」檢而窺之，鬚髮交而血模糊。駭絕，復致研詰。曰：「向不與君言者，以機事不密，懼有宣洩。今事已成，不妨相告：妾浙人。父官司馬，陷於仇，彼籍吾家。妾負老母出，隱姓名，埋頭項，已三年矣。所以不即報者，徒以有母在；母去，又一塊肉累腹中：因而遲之又久。曩夜出非他，道路門戶未稔，恐有詭誤耳。」言已，出門。又囑曰：「所生兒，善視之。君福薄無壽，此兒可光門閭。夜深不得驚老母，我去矣！」方悽然欲詢所之，女一閃如電，瞥爾間遂不復見。生嘆惋木立，若喪魂魄。明以告母，相為歎異而已。後三年，生果卒。子□八舉進士，猶奉祖母以終老云。

異史氏曰：「人必室有俠女，而後可以畜嬖童也。不然，爾愛其艾豕，彼愛爾婁豬矣！」

酒友

車生者，家不中貲。而耽飲，夜非浮三白不能寢也，以故床頭樽常不空。一夜睡醒，轉側間，似有人共臥者，意是覆裳墮耳。摸之，則茸茸有物，似貓而巨；燭之，狐也，酣醉而大臥。視其瓶，則空矣。因笑曰：「此我酒友也。」不忍驚，覆衣加臂，與之共寢。留燭以觀其變。半夜，狐欠伸。生笑曰：「美哉睡乎！」啟覆視之，儒冠之俊人也。起拜榻前，謝不殺之恩。生曰：「我癖於麴蘖，而人以為癡；卿，我鮑叔也。如不見疑，當為糟丘之良友。」曳登榻，復寢。且言：「卿可常臨，無相猜。」狐諾之。生既醒，則狐已去。乃沽旨酒一盛，嵩伺狐。抵夕，果至，促膝歡飲。狐量豪善諧，於是恨相得晚。狐曰：「屢叨良醞，何以報德？」生曰：「斗酒之歡，何置齒頰！」狐曰：「雖然，君貧士，杖頭錢大不易。當為君少謀酒貨。」明夕，來告曰：「去此東南七里，道側有遺金，可早取之。」詰旦而往，果得二金，乃市佳餚，以佐夜飲。狐又告曰：「院後有窖藏，宜發之。」如其言，果

得錢百餘千。喜曰：「囊中已自有，莫漫愁沽矣。」狐曰：「不然，轍中水胡可以久掬？合更謀之。」異日，謂生曰：「市上菽價廉，此奇貨可居。」從之，收菽四□餘石。人咸非笑之。未幾，大旱，禾豆盡枯，惟菽可種；售種，息□倍。由此益富，治沃田二百畝。但問狐，多種麥則麥收，多種黍則黍收，一切種植之早晚，皆取決於狐。日稔密，呼生妻以嫂，視子猶子焉。後生卒，狐遂不復來。

蓮香

桑生，名曉，字子明，沂州人。少孤，館於紅花埠。桑為人靜穆自喜，日再出，就食東鄰，餘時堅坐而已。東鄰生偶至，戲曰：「君獨居不畏鬼狐耶？」笑答曰：「丈夫何畏鬼狐？雄來吾有利劍，雌者尚當開門納之。」鄰生歸，與友謀，梯妓於垣而過之，彈指叩扉。生窺問其誰，妓自言為鬼。生大懼，齒震震有聲。妓逡巡自去。鄰生早至生齋，生述所見，且告將歸。鄰生鼓掌曰：「何不開門納之？」生頓悟其假，遂安居如初。積半年，一女子夜來叩齋。生意友人之復戲也，啟門延入，則傾國之姝。驚問所來。曰：「妾蓮香，西家妓女。」埠上青樓故多，信之。息燭登床，綢繆甚至。自此三五宿輒一至。一夕，獨坐凝思，一女子翩然入。生意其蓮，承逆與語。觀面殊非，年僅□五六，鞞袖垂髻，風流秀曼，行步之間，若還若往。大愕，疑為狐。女曰：「妾良家女，姓李氏。慕君高雅，幸能垂盼。」生喜。握其手，冷如冰，問：「何涼也？」曰：「幼質單寒，夜蒙霜露，那得不爾！」既而羅襦衫解，儼然處子。女曰：「妾為情緣，葳蕤之質，一朝失守。不嫌鄙陋，願常侍枕席。房中得無有人否？」生云：「無他，止一鄰娼，顧不常至。」女曰：「當謹避之。妾不與院中人等，君秘勿洩。彼來我往，彼往我來可耳。」雞鳴欲去，贈繡履一鈎，曰：「此妾下體所著，弄之足寄思慕。然有人慎勿弄也！」受而視之，翹翹如解結錐。心甚愛悅。越夕無人，便出審玩。女飄然忽至，遂相款昵。自此每出履，則女必應念而至。異而詰之。笑曰：「適當其時耳。」一夜蓮來，驚曰：「郎何神氣蕭索？」生言：「不自覺。」蓮便告別，相約□日。去後，李來恆無虛夕。問：「君情人何久不至？」因以相約告。李笑曰：「君視妾何如蓮香美？」曰：「可稱兩絕。但蓮肌膚溫和。」李變色曰：「君謂雙美，對妾云爾。渠必月殿仙人，妾定不及。」因而不懼。乃屈指計，□日之期已滿，囑勿漏，將竊窺之。

次夜，蓮香果至，笑語甚洽。及寢，大駭曰：「殆矣！□日不見，何益德損？保無他遇否？」生詢其故。曰：「妾以神氣驗之，脈拆拆如亂絲，鬼症也。」次夜，李來，生問：「窺蓮香何似？」曰：「美矣。妾固謂世間無此佳人，果狐也。去，吾尾之，南山而穴居。」生疑其妒，漫應之。逾夕，戲蓮香曰：「余固不信，或謂卿狐者。」蓮巫問：「是誰所云？」笑曰：「我自戲卿。」蓮曰：「狐何異於人？」曰：「惑之者病，甚則死，是以可懼。」蓮香曰：「不然。如君之年，房後三日，精氣可復，縱狐何害？設旦且而伐之，人有甚於狐者矣。天下病尸瘵鬼，寧皆狐蠱死耶？雖然，必有議我者。」生力白其無。蓮詰益力。生不得已，洩之。蓮曰：「我固怪君德也。然何遽至此？得勿非人乎？君勿言，明宵，當如渠之窺妾者。」是夜李至，裁三數語，聞窗外嗽聲，急亡去。蓮入曰：「君殆矣！是真鬼物！暱其美而不速絕，冥路近矣！」生意其妒，默不語。蓮曰：「固知君不忘情，然不忍視君死。明日，當攜藥餌，為君以除陰毒。幸病蒂猶淺，□日恙當已。請同榻以視痊可。」次夜，果出刀圭藥啖生。頃刻，洞下三兩行，覺臟腑清虛，精神頓爽。心雖德之，然終不信為鬼。

蓮香夜夜同衾俱生；生欲與合，輒止之。數日後，膚革充盈。欲別，殷殷囑絕李。生謬應之。及閉戶挑燈，輒捉履傾想。李忽至。數日隔絕，頗有怨色。生曰：「彼連宵為我作巫醫，請勿為懟，情好在我。」李稍憚。生枕上私語曰：「我愛卿甚，乃有謂卿鬼者。」李結舌良久，罵曰：「彼淫狐之惑君聽也！若不絕之，妾不來矣！」遂嗚嗚飲泣。生百詞慰解，乃罷。隔宿，蓮香至，知李復來，怒曰：「君必欲死耶！」生笑曰：「卿何相妒之深？」蓮益怒曰：「君種死根，妾為君除之，不妒者將復何如？」生託詞以戲曰：「彼云前日之病，為狐祟耳。」蓮乃歎曰：「誠如君言，君迷不悟，萬一不虞，妾百口何以自解？請從此辭。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。」留之不可，怫然逕去。由是於李夙夜必倍。

約兩月餘，覺大困頓。初猶自寬解；日漸羸瘠，惟飲饘粥一甌。欲歸就奉養，尚戀戀不忍遽去。因循數日，沈綿不可復起。鄰生見其病懣，日遣館僮餽給食飲。生至是疑李，因請李曰：「吾悔不聽蓮香之言，一至於此！」言訖而瞑。移時復甦，張目四顧，則李已去，自是遂絕。生羸臥空齋，思蓮香如望歲。

一日，方凝想間，忽有孳簾入者，則蓮香也。臨榻晒曰：「田舍郎，我豈妄哉！」生哽咽良久，自言知罪，但求拯救。蓮曰：「病人膏肓，實無救法。姑來永訣，以明非妒。」生大悲曰：「枕底一物，煩代碎之。」蓮搜得履，持就燈前，反復展玩。李女歛入，卒見蓮香，返身欲遁。蓮以身蔽門，李窘急不知所出。生責數之，李不能答。蓮笑曰：「妾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。昔謂郎君舊疾，未必非妾致，今竟何如？」李俛首謝過。蓮曰：「佳麗如此，乃以愛結仇耶？」李即投地隕泣，乞垂憐救。蓮遂扶起，細詰生平。曰：「妾，李通判女，早夭，瘞於牆外。已死春蠶，遺絲未盡。與郎偕好，妾之願也；致郎於死，良非素心。」蓮曰：「聞鬼物利人死，以死後可常聚，然否？」曰：「不然。兩鬼相逢，並無樂處；如樂也，泉下少年郎豈少哉！」蓮曰：「癡哉！夜夜為之，人且不堪，而況於鬼？」李問：「狐能死人，何術獨否？」蓮曰：「是採補者流，妾非其類。故世有不害人之狐，斷無不害人之鬼，以陰氣盛也。」生聞其語，始知狐鬼皆真。幸習常見慣，頗不為駭。但念殘息如絲，不覺失聲大痛。蓮顧問：「何以處郎君者？」李赧然遜謝。蓮笑曰：「恐郎強健，醋娘子要食楊梅也。」李斂衽曰：「如有醫國手，使妾得無負郎君，便當埋首地下，敢復覩然於人世耶！」蓮解囊出藥，曰：「妾早知有今，別後採藥三山，凡三閱月，物料始備，瘵蠱至死，投之無不蘇者。然症何由得，仍以何引，不得不轉求效力。」問：「何需？」曰：「櫻口中一點香唾耳。我一丸進，煩接口而唾之。」李暈生頤頰，俯首轉側而視其履。蓮戲曰：「妹所得意惟履耳！」李益慚，俯仰若無所容。蓮曰：「此平時熟技，今何吝焉？」遂以丸納生吻，轉促逼之，李不得已，唾之。蓮曰：「再！」又唾之。凡三四唾，丸已下咽。少間，腹殷然如雷鳴。復納一丸，自乃接脣而布以氣。生覺丹田火熱，精神煥發。蓮曰：「愈矣！」李聽雞鳴，彷徨別去。

蓮以新瘵，尚須調攝，就食非計；因將戶外反關，偽示生歸，以絕交往，日夜守護之。李亦每夕必至，給奉殷勤，事蓮猶姊。蓮亦深憐愛之。居三月，生健如初。李遂數夕不至；偶至，一望即去。相對時，亦悒悒不樂。蓮常留與共寢，必不肯。生迫出，捉抱以歸，身輕若芻靈。女不得遁，遂著衣偃臥，蹠其體不盈二尺。蓮益憐之，陰使生狎抱之，而撼搖亦不得醒。生睡去；覺而索之，已杳。後□餘日，更不復至。生懷思殊切，恆出履共弄。蓮曰：「窈窕如此，妾見猶憐，何況男子！」生曰：「昔日弄履則至，心固疑之，然終不料其鬼。今對履思容，實所愴惻。」因而泣下。

先是，富室張姓有女字燕兒，年□五，不汗而死。終夜復蘇，起顧欲奔。張扃戶，不得出。女自言：「我通判女魂。感桑郎眷注，遺烏猶存彼處。我真鬼耳，錮我何益？」以其言有因，詰其至此之由。女低徊反顧，茫不自解。或有言桑生病歸者，女執辨其誣。家人大疑。東鄰生聞之，踰垣往窺，見生方與美人對語；掩入逼之，張皇間已失所在。鄰生駭詰。生笑曰：「向固與君言，雌者則納之耳。」鄰生述燕兒之言。生乃啟關，將往偵探，苦無由。張母聞生果未歸，益奇之。故使傭媪索履，生遂出以授。燕兒得之喜。試著之，鞋小於足者盈寸，大駭。攬鏡自照，忽恍然悟己之借軀以生也者，因陳所由。母始信之。女鏡面大哭曰：「當日形貌，頗堪自信，每見蓮姊，猶增慚作。今反若此，人也不如其鬼也！」把履號咷，勸之不解。蒙衾僵臥。食之，亦不食，體膚盡腫；凡七日不食，卒不死，而腫漸消；覺飢不可忍，乃復食。數日，遍體癢癢，皮盡脫。晨起，睡烏遺墮，索著之，則碩大無朋矣。因試前履，肥瘦脗合，乃喜。復自鏡，則眉目頤頰，宛尚生平，益喜。盥櫛見母，見者盡怡。

蓮香聞其異，勸生媒通之；而以貧富懸邈，不敢遽進。會媪初度，因從其子婿行，往為壽。媪睹生名，故使燕兒窺簾認客。生最後至，女驟出，捉袂，欲從與俱歸。母詞諫之，始慚而入。生審視宛然，不覺零涕，因拜伏不起。媪扶之，不以為侮。生出，洩

女舅執柯。媼議擇吉贅生。生歸告蓮香，且商所處。蓮悵然良久，便欲別去，生大駭泣下。蓮曰：「君行花燭於人家，妾從而往，亦何形顏？」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，蓮乃從之。生以情白張。張聞其有室，怒加譴讓。燕兒力白之，乃如所請。

至日，生往親迎。家中備具，頗甚草草；及歸，則白門達堂，悉以屬毯貼地，百千籠燭，燦列如錦。蓮香扶新婦入青廬，搭面既揭，歡若生平。蓮陪盞飲，因細詰還魂之異。燕曰：「爾日抑鬱無聊，徒以身為異物，自覺形穢。別後憤不歸墓，隨風漂泊。每見生人則羨之。晝憑草木，夜則信足浮沈。偶至張家，見少女臥床上，近附之，未知遂能活也。」蓮聞之，默默若有所思。

逾兩月，蓮舉一子。產後暴病，日就沈綿。捉燕臂曰：「敢以孽種相累，我兒即若兒。」燕泣下，姑慰藉之。為召巫醫，輒卻之。沈痼彌留，氣如懸絲。生及燕兒皆哭。忽張目曰：「勿爾！子樂生，我樂死。如有緣，□年後可復得見。」言訖而卒。啟衾將斂，尸化為狐。生不忍異視，厚葬之。子名狐兒，燕撫如己出。每清明，必抱兒哭諸其墓。後生舉於鄉，家漸裕。而燕苦不育。狐兒頗慧，然單弱多疾。燕每欲生置媵。一日，婢忽白：「門外一嫗，攜女求售。」燕呼入。卒見，大驚曰：「蓮姊復出耶！」生視之，真似，亦駭。問：「年幾何？」答云：「□四。」「聘金幾何？」曰：「老身止此一塊肉，但俾得所，妾亦得噉飯處，後日老骨不至委溝壑，足矣。」生優價而留之。燕握女手，入密室，撮其頰而笑曰：「汝識我否？」答言：「不識。」詰其姓氏，曰：「妾章姓。父徐城賣漿者，死三年矣。」燕屈指停思，蓮死恰□有四載。又審視女，儀容態度，無一不神肖者。乃拍其頂而呼曰：「蓮姊，蓮姊！□年相見之約，當不欺吾！」女忽如夢醒，豁然曰：「咦！」熟視燕兒。生笑曰：「此『似曾相識燕歸來』也。」女泫然曰：「是矣。聞母言，妾生時便能言，以為不祥，犬血飲之，遂昧宿因。今日始如夢寤。娘子其恥於為鬼之李妹耶？」共話前生，悲喜交至。

一日，寒食，燕曰：「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。」遂與親登其墓，荒草離離，木已拱矣。女亦太息。燕謂生曰：「妾與蓮姊兩世情好，不忍相離，宜令白骨同穴。」生從其言，啟李家得骸，昇歸而合葬之。親朋聞其異，吉服臨穴，不期而會者數百人。余庚戌南遊至沂，阻雨，休於旅舍。有劉生子敬，其中表親，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，約萬餘言，得卒讀。此其崖略耳。

異史氏曰：「嗟乎！死者而求其生，生者又求其死，天下所難得者，非人身哉？奈何具此身者，往往而置之，遂至^真然而生不如狐，泯然而死不如鬼。」

阿寶

粵西孫子楚，名士也。生有枝指。性迂訥，人誑之，輒信為真。或值座有歌妓，則必遙望卻走。或知其然，誘之來，使妓狎逼之，則頰頰微頰，汗珠珠下滴。因共為笑。遂貌其呆狀，相郵傳作醜語，而名之「孫癡」。邑大賈某翁，與王侯埒富。姻戚皆貴胄。有女阿寶，絕色也。日擇良匹，大家兒爭委禽狀，皆不當翁意。生時失儷，有戲之者，勸其通媒。生殊不自揣，果從其教。翁素耳其名，而貧之。媒媼將出，適遇寶，問之，以告。女戲曰：「渠去其枝指，余當歸之。」媼告生。生曰：「不難。」媒去，生以斧自斷其指，大痛徹心，血益傾注，瀆死。過數日，始能起，往見媒而示之。媼驚，奔告女。女亦奇之。戲請再去其癡。生聞而譁辨，自謂不癡；然無由見而自剖。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，何遂高自位置如此？由是曩念頓冷。會值清明，俗於是日，婦女出遊，輕薄少年，亦結隊隨行，恣其月旦。有同社數人，強邀生去。或嘲之曰：「莫欲一觀可人否？」生亦知其戲已；然以受女擲揄故，亦思一見其人，忻然隨眾物色之。遙見有女子憩樹下，惡少年環如牆堵。眾曰：「此必阿寶也。」趨之，果寶。審諦之，娟麗無雙。少傾，人益稠。女起，遽去。眾情顛倒，品頭題足，紛紛若狂；生獨默然。及眾他適，回視，生猶癡立故所，呼之不應。群曳之曰：「魂隨阿寶去耶？」亦不答。眾以其素訥，故不為怪，或推之，或挽之，以歸。至家，直上床臥，終日不起，冥如醉，喚之不醒。家人疑其失魂，招於曠野，莫能效。強拍問之，則矇矓應云：「我在阿寶家。」及細詰之，又默不語。家人惶惑莫解。初，生見女去，意不忍舍，覺身已從之行，漸傍其衿帶間，人無呵者。遂從女歸，坐臥依之，夜輒與狎，甚相得；然覺腹中奇餒，思欲一返家門，而迷不知路。女每夢與人交，問其名，曰：「我孫子楚也。」心異之，而不可以告人。生臥三日，氣休休若將漸滅。家人大恐，託人婉告翁，欲一招魂其家。翁笑曰：「平昔不相往還，何由遺魂吾家？」家人固哀之，翁始允。巫執故服、草薦以往。女詰得其故，駭極，不聽他往，直導入室，任招呼而去。巫歸至門，生榻上已呻。既醒，女室之香奩什具，何色何名，歷言不爽。女聞之，益駭，陰感其情之深。生既離床寢，坐立凝思，忽忽若忘。每伺察阿寶，希幸一再遭之。

浴佛節，聞將降香水月寺，遂早旦往候道左，目眩睛勞。日涉午，女始至。自車中窺見生，以摻手奉簾，凝睇不轉。生益動，尾從之。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。生殷勤自展，魂益搖。車去，始歸。歸復病，冥然絕食，夢中輒呼寶名。每自恨魂不復靈。家舊養一鸚鵡，忽斃，小兒持弄於床。生自念倘得身為鸚鵡，振翼可達女室。心方注想，身已翩然鸚鵡，遽飛而去，直達寶所。女喜而撲之，鎖其肘，飼以麻子。大呼曰：「姐姐勿鎖！我孫子楚也！」女大駭，解其縛，亦不去。女祝曰：「深情已篆中心。今已人禽異類，姻好何可復圓？」鳥云：「得近芳澤，於願已足。」他人飼之不食，女自飼之則食。女坐，則集其膝；臥，則依其床。如是三日。女甚憐之。陰使人覘生，生則僵臥氣絕，已三日，但心頭未冰耳。女又祝曰：「君能復為人，當誓死相從。」鳥云：「誑我。」女乃自矢。鳥側目若有所思。少間，女束雙鸞，解履床下，鸚鵡驟下，嘲履飛去。女急呼之，飛已遠矣。女使嫗往探，則生已寤。家人見鸚鵡啣繡履來，墮地死，方共異之。生既蘇，即索履。眾莫知故。適嫗至，入視生，問履所在。生曰：「是阿寶信誓物。借口相覆：小生不忘金諾也。」嫗反命。女益奇之，故使婢泄其情於母。母審之確，乃曰：「此子才名亦不惡，但有相如之貧。擇數年得婿若此，恐將為顯者笑。」女以履故，矢不他。翁媼從之。馳報生。生喜，疾頓瘳。翁議贅諸家。女曰：「婿不可久處岳家；況郎又貧，久益為人賤。兒既諾之，處蓬茆而甘藜藿，不怨也。」生乃親迎成禮，相逢如隔世懼。自是家得匱狀，小阜，頗增物產。而生癡於書，不知理家人生業；女善居積，亦不以他事累生。

居三年，家益富。生忽病消渴，卒。女哭之痛，淚眼不晴，至絕眠食。勸之不納，乘夜自經。婢覺之，急救而醒，終亦不食。三日，集親黨，將以殮生。聞棺中呻以息，啟之，已復活。自言：「見冥王，以生平樸誠，命作部曹。忽有人白：『孫部曹之妻將至。』王稽鬼錄，言：『此未應便死。』」又白：「不食三日矣。」王顧謂：『感汝妻節義，姑賜再生。』」因使馭卒控馬送余還。」由此體漸平。值歲大比，入闈之前，諸少年玩弄之，共擬隱僻之題七，引生僻處與語，言：「此某家關節，敬秘相授。」生信之，晝夜揣摩，制成七藝。眾隱笑之。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，力反常經，題紙下，七藝皆符。生以是掄魁。明年，舉進士，授詞林。上聞異，召問之。生具啟奏。上大嘉悅。後召見阿寶，賞賚有加焉。

異史氏曰：「性癡則其志凝；故書癡者文必工，藝癡者技必良；世之落拓而無成者，皆自謂不癡者也。且如粉花蕩產，盧雉傾家，顧癡人事哉！以是知慧黠而過，乃是真癡；彼孫子何癡乎！」

九山王

曹州李姓者，邑諸生。家素饒。而居宅故不甚廣；舍後有園數畝，荒置之。一日，有叟來稅屋，出直百金。李以無屋為辭。叟曰：「請受之，但無煩慮。」李不喻其意，姑受之，以規其異。越日，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，紛紛甚夥，共疑李第無安頓所，問之。李殊不自知，歸而察之，並無蹟響。過數日，叟忽來謁。且云：「庇宇下已數晨夕。事事都草創，起爐作灶，未暇一修客子禮。今遣小女輩作黍，幸一垂顧。」李從之。則入園中，窺見舍宇華好，嶄然一新。入室，陳設芳麗。酒鼎沸於廊下，茶煙裊於廚中。俄而行酒薦饌，備極甘旨。時見庭下少年人往來甚眾。又聞兒女喁喁，幕中作笑語聲。家人婢僕，似有數□百口。李心知其

狐。席終而歸，陰懷殺心。每入市，市硝硫，積數百斤，暗布圍中殆滿。驟火之，燄互霄漢，如黑靈芝，燔臭灰暍不可近；但聞嗚啼噪動之聲，嘈雜聒耳。既熄，入視。則死狐滿地，焦頭爛額者，不可勝計。方閱視間，叟自外來，顏色慘慟，責李曰：「夙無嫌怨；荒園歲報白金，非少；何忍遂相族滅？此奇慘之仇，無不報者！」忿然而去。疑其擲礫為殃，而年餘無少怪異。時順治初年，山中群盜竊發，嘯聚萬餘人，官莫能捕。生以家口多，日憂離亂。適村中來一星者，自號「南山翁」，言人休咎，了若目睹，名大課。李召至家，求推甲子。翁愕然起敬，曰：「此真主也！」李聞大駭，以為妄。翁正容固言之。李疑信半焉。乃曰：「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？」翁謂：「不然。自古帝王，類多起於匹夫，誰是生而天子者？」生惑之，前席而請。翁毅然以「臥龍」自任。請先備甲冑數千具，弓弩數千事。李慮人莫之歸。翁曰：「臣請為大王連諸山，深相結。使譁言者謂大王真天子，山中士卒，宜必響應。」李喜，遣翁行。發藏籙，造甲冑。翁數日始還，曰：「借大王威福，加臣三寸舌，諸山莫不願執鞭勒，從戲下。」決旬之間，果歸命者數千人。於是拜翁為軍師；建大纛，設彩幟若林；據山立柵，聲勢震動。邑令率兵來討，翁指揮群寇，大破之。令懼，告急於兗。兗兵遠涉而至，翁又伏寇進擊，兵大潰，將士殺傷者甚眾。勢益震，黨以萬計，因自立為「九山王」。翁患馬少，會都中解馬赴江南，遣一旅要路篡取之。由是「九山王」之名大課。加翁為「護國大將軍」。高臥山巢，公然自負，以為黃袍之加，指日可俟矣。東撫以奪馬故，方將進勦；又得兗報，乃發精兵數千，與六道合圍而進。軍旅旌旗，彌滿山谷。「九山王」大懼，召翁謀之，則不知所往。「九山王」窘極無術，登山而望曰：「今而知朝廷之勢大矣！」山破，被擒，妻孥戮之。始悟翁即老狐，蓋以族滅報李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夫人擁妻子，閉門科頭，何處得殺？一即殺，亦何由族哉？狐之謀亦巧矣。而壤無其種者，雖溉不生；彼其殺狐之殘，方寸已有盜根，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。今試執途人而告之曰：『汝為天子！』未有不駭而走者。明明導以族滅之為，而猶樂聽之，妻子為戮，又何足云？然人之聽匪言也，始聞之而怒，繼而疑，又繼而信；迨至身名俱殞，而始知其誤也，大率類此矣。」

遵化署狐

諸城丘公為遵化道。署中故多狐。最後一樓，綏綏者族而居之，以為家。時出殃人，遣之益熾。官此者惟設牲禱之，無敢近。丘公蒞任，聞而怒之。狐亦畏公剛烈，化一嫗告家人曰：「幸白大人：勿相仇。容我三日，將攜細小避去。」公聞，亦嘿不言。次日，閱兵已，戒勿散，使盡打諸營巨炮驟入，環樓千座並發；數仞之樓，頃刻摧為平地，革肉毛血，自天雨而下。但見濃塵毒霧之中，有白氣一縷，冒煙沖空而去。眾望之曰：「逃一狐矣。」而署中自此平安。後二年，公遣幹僕賣銀如干數赴都，將謀遷擢。事未就，姑窖藏于班役之家。忽有一叟詣闕聲屈，言妻子橫被殺戮；又訐公剋削軍糧，賁緣當路，現頓某家，可以驗證。奉旨押驗。至班役家，冥搜不得。叟惟以一足點地。悟其意，發之，果得金；金上鐫有「某郡解」字。已而覓叟，則失所在。執鄉里姓名以求其人，竟亦無之。公由此罹難。乃知叟即逃狐也。

異史氏曰：「狐之祟人，可誅甚矣。然服而舍之，亦以全吾仁。公可云疾之已甚者矣。抑使關西為此，豈百狐所能仇哉！」

張誠

豫人張氏者，其先齊人。明末齊大亂，妻為北兵掠去。張常客豫，遂家焉。娶於豫，生子訥。無何，妻卒，又娶繼室，生子誠。繼室牛氏悍，每嫉訥，奴畜之，啖以惡草具。使樵，日責柴一肩；無則撻楚詬詛，不可堪。隱畜甘脆餌誠，使從塾師讀。誠漸長，性孝友，不忍兄劬，陰勸母。母弗聽。

一日，訥入山樵，未終，值大風雨，避身巖下，雨止而日已暮。腹中大餒，遂負薪歸。母驗之少，怒不與食；飢火燒心，入室僵臥。誠自塾中來，見兄嗒然，問：「病乎？」曰：「餓耳。」問其故，以情告。誠愀然便去。移時，懷餅來餌兄。兄問其所自來。曰：「余竊麵倩鄰婦為之，但食勿言也。」訥食之。囑弟曰：「後勿復然，事泄累弟。且日一啗，飢當不死。」誠曰：「兄故弱，烏能多樵！」次日，食後，竊赴山，至兄樵處。兄見之，驚問：「將何作？」答曰：「將助樵採。」問：「誰之遣？」曰：「我自來耳。」兄曰：「無論弟不能樵，縱或能之，且猶不可。」於是速之歸。誠不聽，以手足斷柴助兄。且云：「明日當以斧來。」兄近止之。見其指已破，履已穿。悲曰：「汝不速歸，我即以斧自剄死！」誠乃歸。兄送之半途，方復回。樵既歸，詣塾，囑其師曰：「吾弟年幼，宜閉之。山中虎狼多。」師曰：「午前不知何往，業夏楚之。」歸謂誠曰：「不聽吾言，遭笞責矣。」誠笑曰：「無之。」明日，懷斧又去。兄駭曰：「我固謂子勿來，何復爾？」誠不應，刈薪且急，汗交頤不少休。約足一束，不辭而返。師又責之，乃實告之。師嘆其賢，遂不之禁。兄屢止之，終不聽。

一日，與數人樵山中，斂有虎至。眾懼而伏。虎竟啣誠去。虎負人行緩，為訥追及。訥力斧之，中膊。虎痛狂奔，莫可尋逐，痛哭而返。眾慰解之，哭益悲。曰：「吾弟，非猶夫人之弟；況為我死，我何生焉！」遂以斧自刎其項。眾急救之，入肉者已寸許，血溢如湧，眩矚頹絕。眾駭，裂之衣而約之，群扶以歸。母哭罵曰：「汝殺吾兒，欲劓頸以塞責耶！」訥呻云：「母勿煩惱。弟死，我定不生！」置榻上，創痛不能眠，惟晝夜依壁坐哭。父恐其亦死，時就榻少哺之，牛輒詬責。訥遂不食，三日而斃。村中有巫走無常者，訥途遇之，緬訴曩苦。因詢弟所，巫言不聞。遂反身導訥去。至一都會，見一皂衫人，自城中出。巫要遮代問之。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，男婦百餘，並無犯而張者。巫疑在他隱。皂衫人曰：「此路屬我，何得差逮。」訥不信，強巫入內城。城中新鬼、故鬼，往來憧憧，亦有故識，就問，迄無知者。忽共譁言：「菩薩至！」仰見雲中，有偉人，毫光徹上下，頓覺世界通明。巫賀曰：「大郎有福哉！菩薩幾□年一入冥司，拔諸苦惱，今適值之。」便掙訥跪。眾鬼囚紛紛籍籍，合掌齊誦慈悲救苦之聲，闐騰震地。菩薩以楊柳枝遍灑甘露，其細如塵。俄而霧收光斂，遂失所在。訥覺頸上沾露，斧處不復作痛。巫仍導與俱歸。望見里門，始別而去。訥死二日，豁然竟甦，悉述所遇，謂誠不死。母以為撰造之誣，反詬罵之。訥負屈無以自伸，而摸創痕良瘡。自力起，拜父曰：「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；如不可見，終此身勿望返也。願父猶以兒為死。」翁引空處與泣，無敢留之。訥乃去。每於衝衢訪弟耗；途中資斧斷絕，丐而行。

逾年，達金陵，懸鶻百結，偃偻道上。偶見□餘騎過，走避道側。內一人如官長，年四□已來，健卒怒馬，騰蹕前後。一少年乘小駒，屢視訥。訥以其貴公子，未敢仰視。少年停鞭少駐，忽下馬，呼曰：「非吾兄耶！」訥舉首審視，誠也。握手大痛，失聲。誠亦哭曰：「兄何漂落以至於此？」訥言其情，誠益悲。騎者並下問故，以白官長。官命脫騎載訥，連轡歸諸其家，始詳詰之。初，虎啣誠去，不知何時置路側，臥途中經宿。適張別駕自都中來，過之，見其貌文，憐而撫之，漸蘇。言其里居，則相去已遠，因載與俱歸。又藥敷傷處，數日始痊。別駕無長君，子之。蓋適從遊囑也。誠具為兄告。言次，別駕入，訥拜謝不已。誠入內，捧帛衣出，進兄，乃置酒燕敘。別駕問：「貴族在豫，幾何丁壯？」訥曰：「無有。父少齊人，流寓於豫。」別駕曰：「僕亦齊人。貴里何屬？」答曰：「曾聞父言，屬東昌轄。」驚曰：「我同鄉也！何故遷豫？」訥曰：「明季清兵入境，掠前母去。父遭兵燹，蕩無家室。先賈於西道，往來頗稔，故止焉。」又驚問：「君家尊何名？」訥告之。別駕瞠而視，俛首若疑，疾趨入內。無何，太夫人出。共羅拜，已，問訥曰：「汝是張炳之之孫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太夫人大哭，謂別駕曰：「此汝弟也。」訥兄弟莫能解。太夫人曰：「我適汝父三年，流離北去，身屬黑固山半年，生汝兄。又半年，固山死，汝兄補秩旗下遷此官。今解任矣。每刻刻念鄉井，遂出籍，復故譜。屢遣人至齊，殊無所覓耗，何知汝父西徙哉！」乃謂別駕曰：「汝以弟為子，折福死矣！」別駕曰：「曩問誠，誠未嘗言齊人，想幼稚不憶耳。」乃以齒序：別駕四□有一，為長；誠□六，最少；訥二□二，則伯而仲矣。別駕得兩

弟，甚歡，與同臥處，盡悉離散端由，將作歸計。太夫人恐不見容。別駕曰：「能容則共之；否則析之。天下豈有無父之國？」於是鬻宅辦裝，刻日西發。既抵里，訥及誠先馳報父。父自訥去，妻亦尋卒；塊然一老鰥，形影自弔。忽見訥入，暴喜，怳怳以驚；又睹誠，喜極，不復作言，潸潸以涕；又告以別駕母子至，翁輟泣愕然，不能喜，亦不能悲，蚩蚩以立。未幾，別駕入，拜已；太夫人把翁相向哭。既見婢媪廝卒，內外盈塞，坐立不知所為。誠不見母，問之，方知已死，號嘶氣絕，食頃始甦。別駕出賞，建樓閣；延師教兩弟；馬騰於槽，人喧於室，居然大家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余聽此事至終，涕凡數墮；□餘歲童子，斧薪助兄，慨然曰：『王覽固再見乎！』於是一墮。至虎啣誠去，不禁狂呼曰：『天道憤憤如此！』於是一墮。及兄弟猝遇，則喜而亦墮；轉增一兄，又益一悲，則為別駕墮。一門團圓，驚出不意，喜出不意，無從之涕，則為翁墮也。不知後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？」

汾州狐

汾州判朱公者，居廨多狐。公夜坐，有女子往來燈下，初謂是家人婦，未遑顧瞻；及舉目，竟不相識，而容光豔絕。心知其狐，而愛好之，遽呼之來。女停履笑曰：「厲聲加人，誰是汝婢媪耶？」朱笑而起，曳坐謝過。遂與款密，久如夫妻之好。忽謂曰：「君秩當遷，別有日矣。」問：何時？答曰：「目前。但賀者在門，弔者在閭，不能官也。」三日，遷報果至。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。公解任，欲與偕旋。狐不可。送之河上。強之登舟。女曰：「君自不知，狐不能過河也。」朱不忍別，戀戀河畔。女忽出，言將一謁故舊。移時歸，即有客來答拜。女別室與語。客去乃來，曰：「請便登舟，妾送君渡。」朱曰：「向言不能渡，今何以渡？」曰：「曩所謁非他，河神也。妾以君故，特請之。彼限我□天往復，故可暫依耳。」遂同濟。至□日，果別而去。

巧娘

廣東有搢紳傅氏，年六□餘。生一子，名廉。甚慧，而天閹，□七歲，陰才如蠶。遐邇聞知，無以女女者。自分宗緒已絕，晝夜憂怛，而無如何。廉從師讀。師偶他出，適門外有猴戲者，廉觀之，廢學焉。度師將至而懼，遂亡去。離家數里，見一白衣女郎，偕小婢出其前。女一回首，妖麗無比。蓮步蹇緩，廉趨過之。女回顧婢曰：「試問郎君，得毋欲如瓊乎？」婢果呼問。廉詰其何為。女曰：「倘之瓊也，有尺一書，煩便道寄里門。老母在家，亦可為東道主。」廉出本無定向，念浮海亦得，因諾之。女出書付婢，婢轉付生。問其姓名居里，云：「華姓，居秦女村，去北郭三四里。」生附舟便去。至瓊州北郭，日已曛暮。問秦女村，迄無知者。望北行四五里，星月已燦，芳草迷目，曠無逆旅，窘甚。見道側墓，思欲傍墳棲止，大懼虎狼。因攀樹猱升，蹲踞其上。聽松聲謖謖，宵蟲哀奏，中心忐忑，悔至如燒。忽聞人聲在下，俯瞰之，庭院宛然；一麗人坐石上，雙鬟挑畫燭，分侍左右。麗人左顧曰：「今夜月白星疏，華姑所贈團茶，可烹一瓊，賞此良夜。」生意其鬼魅，毛髮直豎，不敢少息。忽婢子仰視曰：「樹上有人！」女驚起曰：「何處大膽兒，暗來窺人！」生大懼，無所逃隱，遂盤旋下，伏地乞宥。女近臨一睇，反恚為喜，曳與並坐。睨之，年可□七八，姿態豔絕。聽其言，亦土音。問：「郎何之？」答云：「為人作寄書郵。」女曰：「野多暴客，露宿可虞。不嫌蓬蓽，願就稅駕。」邀生入。室惟一榻，命婢展兩被其上。生自慚形穢，願在下床。女笑曰：「佳客相逢，女元龍何敢高臥？」生不得已，遂與共榻，而惶恐不敢自舒。未幾，女暗中以纖手探入，輕捻脛股，生偽寐，若不覺知。又未幾，啟衾入，搖生，迄不動。女便下探隱處。乃停手悵然，悄悄出衾去。俄聞哭聲。生惶愧無以自容，恨天公之缺陷而已。女呼婢篝燈。婢見啼痕，驚問所苦。女搖首曰：「我歎吾命耳。」婢立榻前，耽望顏色。女曰：「可喚郎醒，遣放去。」生聞之，倍益慚作；且懼宵半，茫茫無所復之。籌念間，一婦人排闥入。婢白：「華姑來。」微窺之，年約五□餘，猶風格。見女未睡，便致詰問。女未答。又視榻上有臥者，遂問：「共榻何人？」婢代答：「夜一少年郎，寄此宿。」婦笑曰：「不知巧娘諧花燭。」見女啼淚未乾，驚曰：「合盍之夕，悲啼不倫；將勿郎君粗暴也？」女不言，益悲。婦欲捋衣視生，一振衣，書落榻上。婦取視，駭曰：「我女筆意也！」拆讀歎咤。女問之。婦云：「是三姐家報，言吳郎已死，斃無所依，且為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彼固云為人寄書，幸未遣之去。」婦呼生起，究詢書所自來。生備述之。婦曰：「遠煩寄書，當何以報？」又熟視生，笑問：「何廷巧娘？」生言：「不自知罪。」又詰女。女歎曰：「自憐生適闈寺，歿奔豚人，是以悲耳。」婦顧生曰：「慧點兒，固雄而雌者耶？是我之客，不可久溷他人。」遂導生入東廂，探手於袴而驗之。笑曰：「無怪巧娘零涕；然幸有根蒂，猶可為力。」挑燈遍翻箱籠，得黑丸，授生，令即吞下，祕囑勿吐，乃出。生獨臥籌思，不知藥醫何症。

將比五更，初醒，覺臍下熱氣一縷，直冲隱處，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；自探之，身已偉男。心驚喜，如乍膺九錫。櫛色才分，婦入，以炊餅納生室，叮囑耐坐，反關其戶。出語巧娘曰：「郎有寄書勞，將留招三娘來，與訂姊妹交。且復閉置，免人厭惱。」乃出門去。生回旋無聊，時近門隙，如鳥窺籠。望見巧娘，輒欲招呼自呈，慚訥而止。延及夜分，婦始攜女歸。發扉曰：「悶煞郎君矣！三娘可來拜謝。」途中人逡巡入，向生斂衽。婦命相呼以兄妹。巧娘笑曰：「姊妹亦可。」並出堂中，團坐置飲。飲次，巧娘戲問：「寺人亦動心佳麗否？」生曰：「跛者不忘履，盲者不忘視。」相與粲然。巧娘以三娘勞頓，迫令安置。婦顧三娘，俾與生俱。三娘羞暈不行。婦曰：「此丈夫而巾幗者，何畏之？」敦促偕去。私囑生曰：「陰為吾婿，陽為吾子，可也。」生喜，捉臂登床，發硯新試，其快可暢。既於枕上問女：「巧娘何人？」曰：「鬼也。才色無匹，而時命蹇落。適小家小郎子，病闈，□八歲而不能人，因邑邑不暢，竊恨如冥。」生驚，疑三娘亦鬼。女曰：「實告君，妾非鬼，狐耳。巧娘獨居無耦，我母子無家，借廬棲止。」生大愕。女云：「無懼，雖故鬼狐，非相禍者。」由此日共談讌。雖知巧娘非人，而心愛其娟好，獨恨自獻無餘。生蘊藉，善談噱，頗得巧娘憐。一日，華氏母子將他往，復閉生室中。生悶氣，繞屋隔扉呼巧娘。巧娘命婢，歷試數鑰，乃得啟。生附耳請問。巧娘遣婢去。生挽就寢榻，偃向之。女戲掬臍下，曰：「惜可兒此處闕然。」語未竟，觸手盈握。驚曰：「何前之渺渺，而遽纍然！」生笑曰：「前羞見客，故縮；今以誚謗難堪，聊作蛙怒耳。」遂相綢繆。已而恚曰：「今乃知閉戶有因。昔母子流蕩棲無所，假廬居之。三娘從學刺繡，妾曾不少祕惜；乃妒忌如此！」生勸慰之，且以情告。巧娘終啣之。生曰：「密之，華姑囑我嚴。」語未及已，華姑掩入。二人皇遽方起。華姑瞋目，問：「誰啟扉？」巧娘笑逆自承。華姑益怒，聒絮不已。巧娘故哂曰：「阿姥亦大笑人！是丈夫而巾幗者，何能為？」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，意不自安，以一身調停兩間，始各拗怒為喜。巧娘言雖憤烈，然自是屈意事三娘。但華姑晝夜閑防，兩情不得自展，眉目含情而已。

一日，華姑謂生曰：「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。念居此非計，君宜歸告父母，早訂永約。」即治裝促生行。二女相向，容顏悲惻；而巧娘尤不可堪，淚滾滾如斷貫珠，殊無已時。華姑排止之。便曳生出。至門外，則院宇無存，但見荒冢。華姑送至舟上，曰：「君行後，老身攜兩女僦屋於貴邑。尚不忘夙好，李氏廢園中，可待親迎。」生乃歸。時傳父覓子不得，正切焦慮，見子歸，喜出非望。生略述崖末，兼致華氏之訂。父曰：「妖言何足聽信？汝尚能生還者，徒以闈廢故；不然，死矣！」生曰：「彼雖異物，情亦猶人；況又慧麗，娶之亦不為戚黨笑。」父不言，但嗤之。生乃退而技癢，不安其分，輒私婢；漸至白晝宣淫，意欲駭聞翁媪。一日，為小婢所窺，奔告母。母不信，薄觀之，始駭。呼婢研究，盡得其狀。喜極，逢人宣暴，以示子不闈，將論婚於世族。生私白母：「非華氏不娶。」母曰：「世不乏美婦人，何必鬼物？」生曰：「兒非華姑，無以知人道，背之不祥。」傳父從之，遣一僕一嫗往覘之。出東郭四五里，尋李氏園。見敗垣竹樹中，縷縷有炊煙。嫗下乘，直造其闈，則母子拭几濯漑，似有所伺。嫗拜致主命。見三娘，驚曰：「此即吾家小主婦耶？我見猶憐，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。」便問阿姊。華姑歎曰：「是我假女。三日前，忽殂謝去。」因以酒食餉嫗及僕。嫗歸，備道三娘容止，父母皆喜。末陳巧娘死耗，生惻側欲涕。至親迎之夜，見華

姑親問之。答云：「已投生北地矣。」生歎歎久之。迎三娘歸，而終不能忘情巧娘，凡有自瓊來者，必召見問之。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。生詫其異，入告三娘。三娘沉吟良久，泣下曰：「妾負姊矣！」詰之，答云：「妾母子來時，實未使聞。茲之怨啼，將無是姊？向欲相告，恐彰母過。」生聞之，悲已而喜。即命輿，宵晝兼程，馳詣其墓。叩墓木而呼曰：「巧娘，巧娘！某在斯。」俄見女郎繡嬰兒，自穴中出，舉首酸嘶，怨望無已。生亦涕下。探懷問誰氏子，巧娘曰：「是君之遺孽也，誕三月矣。」生歎曰：「誤聽華姑言，使母子埋憂地下，罪將安辭！」乃與同輿，航海而歸。抱子告母。母視之，體貌豐偉，不類鬼物，益喜。二女諧和，事姑孝。後傅父病，延醫來。巧娘曰：「疾不可為，魂已離舍。」督治冥具，既竣而卒。兒長，絕肖父；尤慧，□四游洋。高郵翁紫霞，客於廣而聞之。地名遺脫，亦未知所終矣。

吳令

吳令某公，忘其姓字。剛介有聲。吳俗最重城隍之神，木尚之，被錦藏機如生。值神壽節，則居民斂貲為會，輦遊通衢；建諸旗幟雜鹵簿，森森部列，鼓吹行且作，闐闐咽咽然，一道相屬也。習以為俗，歲無敢懈。公出，適相值，止而問之。居民以告。又詰知所費頗奢。公怒，指神而責之曰：「城隍實主一邑。如冥頑無靈，則淫昏之鬼，無足奉事；其有靈，則物力宜惜，何得以無益之費，耗民脂膏？」言已，曳神於地，笞之二□。從此習俗頓革。公清正無私，惟少年好戲。居年餘，偶於廨中梯簷探雀穀，失足而墮，折股，尋卒。人聞城隍祠中，公大聲喧怒，似與神爭，數日不止。吳人不忘公德，集群祝而解之，別建一祠祠公，聲乃息。祠亦以城隍名，春秋祀之，較故神尤著。吳至今有二城隍云。

口技

村中來一女子，年二□有四五。攜一藥囊，售其醫。有問病者，女不能自為方，俟暮夜問諸神。晚潔斗室，閉置其中。眾繞門窗，傾耳寂聽；但竊竊語，莫敢效。內外動息俱冥。至夜許，忽聞簾聲。女在內曰：「九姑來耶？」一女子答云：「來矣。」又曰：「臘梅從九姑來耶？」似一婢答云：「來矣。」三人絮語間雜，刺刺不休。俄聞簾鉤復動，女曰：「六姑至矣。」亂言曰：「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？」一女曰：「拗哥子！嗚嗚不睡，定要從娘子來。身如百鈞重，負累煞人！」旋聞女子殷勤聲，九姑問訊聲，六姑寒暄聲，二婢慰勞聲，小兒喜笑聲，一齊嘈雜。即聞女子笑曰：「小郎君亦大好耍，遠迢迢抱貓兒來。」既而聲漸疏，簾又響，滿室俱譁，曰：「四姑來何遲也？」有一小女子細聲答曰：「路有千里且溢，與阿姑走爾許時始至。阿姑行且緩。」遂各各道溫涼聲，並移坐聲，喚添坐聲，參差並作，喧繁滿室，食頃始定。即聞女子問病。九姑以為宜得參，六姑以為宜得葷，四姑以為宜得朮。參酌移時，即聞九姑喚筆硯。無何，折紙戢戢然，拔筆擲帽丁丁然，磨墨隆隆然；既而投筆觸几，震震作響，便聞撮藥包裹蘇蘇然。頃之，女子推簾，呼病者授藥並方。反身入室，即聞三姑作別，三婢作別，小兒啞啞，貓兒唔唔，又一時並起。九姑之聲清以越，六姑之聲緩以蒼，四姑之聲嬌以婉，以及三婢之聲，各有態響，聽之了了可辨。群訝以為真神。而試其方，亦不甚效。此即所謂口技，特借之以售其術耳。然亦奇矣！

昔王心逸嘗言：在都偶過市廛，聞絃歌聲，觀者如堵。近窺之，則見一少年曼聲度曲。並無樂器，惟以一指捺頰際，且捺且謳；聽之鏗鏗，與絃索無異。亦口技之苗裔也。

狐聯

焦生，章丘石虹先生之叔弟也。讀書園中。宵分，有二美人來，顏色雙絕。一可□七八，一約□四五，撫几展笑。焦知其狐，正色拒之。長者曰：「君髯如戟，何無丈夫氣？」焦曰：「僕生平不敢二色。」女笑曰：「迂哉！子尚守腐局耶？下元鬼神，凡事皆以黑為白，況床第間瑣事乎？」焦又咄之。女知不可動，乃云：「君名下土，妾有一聯，請為屬對，能對我自去；戊戌同體，腹中止欠一點。」焦凝思不就。女笑曰：「名士固如此乎？我代對之可矣：己巳連蹤，足下何不雙挑。」一笑而去。長山李司寇言之。

濼水狐

濼邑李氏有別第。忽一翁來稅居，歲出直金五□，諾之。既去無耗，李囑家人別租。翌日，翁至，曰：「租宅已有關說，何欲更僦他人？」李白所疑。翁曰：「我將久居是；所以遲遲者，以涓吉在□日之後耳。」因先納一歲之直，曰：「終歲空之，勿問也。」李送出，問期，翁告之。過期數日，亦竟渺然。及往覘之，則雙扉內閉，炊煙起而人聲雜矣。訝之，投刺往謁。翁趨出，逆而入，笑語可親。既歸，遣人饋遺其家；翁犒賜豐隆。又數日，李設筵邀翁，款洽甚歡。問其居里，以秦中對。李訝其遠。翁曰：「貴鄉福地也。秦中不可居，大難將作。」時方承平，置未深問。越日，翁折柬報居停之禮，供帳飲食，備極侈麗。李益驚，疑為貴官。翁以交好，因自言為狐。李駭絕，逢人輒道。邑摺紳聞其異，日結駟於門，願納交翁，翁無不偃僕接見。漸而郡官亦時還往。獨邑令求通，輒辭以故。今又託主人先容，翁辭。李詰其故。翁離席近客而私語曰：「君自不知，彼前身為驢，今雖儼然民上，乃飲髓而亦醉者也。僕固異類，羞與為伍。」李乃託詞告令，謂狐畏其神明，故不敢見。令信之而止。此康熙□一年事。未幾，秦罹兵燹。狐能前知，信矣。

異史氏曰：「驢之為物龐然也。一怒則踉蹌嗥嘶，眼大於盂，氣粗於牛；不惟聲難聞，狀亦難見。倘執束芻而誘之，則帖耳輯首，喜受羈勒矣。以此居民上，宜其飲髓而亦醉也。願臨民者，以驢為戒，而求齒於狐，則德日進矣。」

紅玉

廣平馮翁有一子，字相如。父子俱諸生。翁年近六旬，性方鯁，而家屢空。數年間，媼與子婦又相繼逝，井臼自操之。

一夜，相如坐月下，忽見東鄰女自牆上來窺。視之，美。近之，微笑。招以手，不來亦不去。固請之，乃梯而過，遂共寢處。問其姓名，曰：「妾鄰女紅玉也。」生大愛悅，與訂永好，女諾之。夜夜往來，約半年許。翁夜起，聞女子含笑語，窺之，見女。怒，喚生出，罵曰：「畜產所為何事！如此落寞，尚不刻苦，乃學浮蕩耶？人知之，喪汝德；人不知，促汝壽！」生跪自投，泣言知悔。翁叱女曰：「女子不守閨戒，既自玷，而又以玷人。倘事一發，當不僅貽寒舍羞！」罵已，憤然歸寢。女流涕曰：「親庭罪責，良足愧辱！我二人緣分盡矣！」生曰：「父在不得自專。卿如有情，尚當含垢為好。」女言辭決絕，生乃灑涕。女止之曰：「妾與君無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踰牆鑽隙，何能白首？此處有一佳耦，可聘也。」告以貧。女曰：「來齊相俟，妾為君謀之。」次夜，女果至，出白金四□兩贈生。曰：「去此六□里，有吳村衛氏，年□八矣，高其價，故未售也。君重啗之，必合諧允。」言已，別去。生乘間語父，欲往相之。而隱饋金不敢告。翁自度無費，以是故，止之。生又婉言：「試可乃已。」翁領之。生遂假僕馬，詣衛氏。衛故田舍翁。生呼出引與閒語。衛知生望族，又見儀采軒豁，心許之，而慮其斬於貲。生聽其詞意吞吐，會其旨，傾囊陳几上。衛乃喜，浼鄰生居間，書紅箋而盟焉。生入拜媼。居室偏側，女依母自幃。微睨之，雖荊布之飾，而神情光豔，心竊

喜。衛借舍款婿，便言：「公子無須親迎。待少作衣妝，即合昇送去。」生與期而歸。詭告翁，言衛愛清門，不責貲。翁亦喜。至日，衛果送女至。

女勤儉，有順德，琴瑟甚篤。逾二年，舉一男，名福兒。會清明抱子登墓，遇邑紳宋氏。宋官御史，坐行賕免。居林下，大煽威虐。是日亦上墓歸，見女豔之。問村人，知為生配。料馮貧士，誘以重賂，冀可搖，使家人風示之。生驟聞，怒形於色；既思勢不敵，斂怒為笑，歸告翁。大怒，奔出，對其家人，指天畫地，詬罵萬端。家人鼠竄而去。宋氏亦怒，竟遣數人入生家，毆翁及子，洶若沸鼎。女聞之，棄兒於床，披髮號救。群簞昇之，闕然便去。父子傷殘，吟呻在地，兒呱呱啼室中。鄰人共憐之，扶之榻上。經日，生杖而能起。翁忿不食，嘔血尋斃。生大哭，抱子興詞，上至督撫，訟幾遍，卒不得直。後聞婦不屈死，益悲。冤塞胸吭，無路可伸。每思要路刺殺宋，而慮其扈從繁，兒又罔託。日夜哀思，雙睫為不交。忽一丈夫弔諸其室，虬髯闊額，曾與無素。挽坐，欲問邦族。客遽曰：「君有殺父之仇，奪妻之恨，而忘報乎？」生疑為宋人之偵，姑偽應之。客怒眦欲裂，遽出曰：「僕以君人也；今乃知不足齒之儉！」生察其異，跪而挽之，曰：「誠恐宋人誑我。今實布腹心：僕之臥薪嘗膽者，固有日矣，但憐此襖中物，恐墜宗祧。君義士，能為我柁白否？」客曰：「此婦人女子之事，非所能。君所欲託諸人者，請自任之；所欲自任者，願得而代庖焉。」生聞，崩角在地。客不顧而出。生追問姓字，曰：「不濟，不任受怨；濟，亦不任受德。」遂去。生懼禍及，抱子亡去。

至夜，宋家一門俱寢，有人越重垣入，殺御史父子三人，及一媳一婢。宋家具狀告官。官大駭。宋執謂相如，於是遣役捕生，生遁不知所之，於是情益真。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。

夜至南山，聞兒啼，跡得之，繫縲而行。兒啼愈嗔，群奪兒拋棄之，生冤憤欲絕。見邑令，問：「何殺人？」生曰：「冤哉！某以夜死，我以晝出，且抱呱呱者，何能踰垣殺人？」令曰：「不殺人，何逃乎？」生詞窮，不能置辨，乃收諸獄。生泣曰：「我死無足惜，孤兒何罪？」令曰：「汝殺人子多矣；殺汝子，何怨？」生既褫革，屢受桎梏，卒無詞。令是夜方臥，聞有物擊床，震震有聲，大懼而號。舉家驚起，集而燭之，一短刀，銛利如霜，剝床入木者寸餘，牢不可拔。令睹之，魂魄喪失。荷戈遍索，竟無蹤跡。心竊餒。又以宋人死，無可畏懼，乃詳諸憲，代生解免，竟釋生。

生歸，甕無升斗，孤影對四壁。幸鄰人憐餽食飲，苟且自度。念大仇已報，則輒然喜；思慘酷之禍，幾於滅門，則淚漣漣墮；及思半生貧傲骨，宗支不續，則於無人處，大哭失聲，不復能自禁。如此半年，捕禁益懈。乃哀邑令，求判還衛氏之骨。及葬而歸，悲怛欲死，輾轉空床，竟無生路。忽有款門者，凝神寂聽，聞一人在門外，譚譚與小兒語。生急起窺視，似一女子。扉初啟，便問：「大冤昭雪，可幸無恙？」其聲稔熟，而倉卒不能追憶。燭之，則紅玉也。挽一小兒，嬉笑跨下。生不暇問，抱女嗚哭，女亦慘然。既而推兒曰：「汝忘爾父耶？」兒牽女衣，目灼灼視生。細審之，福兒也。大驚，泣問：「兒那得來？」女曰：「實告君：昔言鄰女者，妄也。妾實狐。適宵行，見兒啼谷中，抱養於秦。聞大難既息，故攜來與君團聚耳。」生揮涕拜謝。兒在女懷，如依其母，竟不復能識父矣。天未明，女即遽起。問之，答曰：「奴欲去。」生裸跪床頭，涕不能仰。女笑曰：「妾誑君耳。今家道新創，非夙興夜寐不可。」乃藟薪擁篲，類男子操作。生憂貧乏，不自給。女曰：「但請下帷讀，勿問盈歉，或當不殍餓死。」遂出金治鐵具；租田數畝，雇傭耕作。荷鋤誅茅，牽蘿補屋，日以為常。里黨聞婦賢，益樂賞助之。約半年，人煙騰茂，類素封家。生曰：「灰燼之餘，卿白手再造矣。然一事未就安妥，如何？」詰之，答曰：「試期已迫，巾服尚未復也。」女笑曰：「妾前以四金寄廣文，已復名在案。若待君言，誤之已久。」生益神之。是科遂領鄉薦。時年三六，腴田連阡，夏屋渠渠矣。女嫵娜如隨風欲飄去，而操作過農家婦；雖嚴冬自苦，而手膩如脂。自言三八歲，人視之，常若二許人。

異史氏曰：「其子賢，其父德，故其報之也俠。非特人俠，狐亦俠也。遇亦奇矣！然官宰悠悠，豎人毛髮，刀震震入木，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許哉？使蘇子美讀之，必浮白曰：『惜乎擊之不中！』」

龍

北直界有墮龍入村。其行重拙，入某紳家。其戶僅可容軀，塞而入。家人盡奔。登樓譁譟，銃砲轟然。龍乃出。門外停貯潦水，淺不盈尺。龍入，轉側其中，身盡泥塗；極力騰躍，尺餘輒墮。泥蟠三日，蠅集鱗甲。忽大雨，乃霹靂擊空而去。

房生與友人登牛山，入寺游矚。忽椽間一黃塼墮，上盤一小蛇，細裁如蚓。忽旋一周，如指；又一周，已如帶。共驚，知為龍，群趨而下。方至山半，聞寺中霹靂一聲，天上黑雲如蓋，一巨龍夭矯其中，移時而沒。

章丘小相公莊，有民婦適野，值大風，塵沙撲面。覺一目眯，如含麥芒，揉之吹之，迄不愈。啟臉而審視之，睛固無恙，但有赤線蜿蜒於肉分。或曰：「此蟄龍也。」婦憂懼待死。積三月餘，天暴雨，忽巨霆一聲，裂眦而去。婦無少損。袁宣四言：「在蘇州值陰晦，霹靂大作。眾見龍垂雲際，鱗甲張動，爪中搏一人頭，鬚眉畢見；移時，入雲而沒。亦未聞有失其頭者。」

林四娘

青州道陳公寶鑰，閩人。夜獨坐，有女子掌幃入。視之，不識；而豔絕，長袖宮裝。笑云：「清夜兀坐，得勿寂耶？」公驚問何人。曰：「妾家不遠，近在西鄰。」公意其鬼，而心好之。捉袂挽坐，談詞風雅，大悅。擁之，不甚抗拒。顧曰：「他無人耶？」公急闔戶，曰：「無。」促其緩裳，意殊羞怯。公代為之殷勤。女曰：「妾年二，猶處子也，狂將不堪。」狎褻既竟，流丹浹席。既而枕邊私語，自言「林四娘」。公詳詰之，曰：「一世堅貞，業為君輕薄殆盡矣。有心愛妾，但圖永好可耳，絮絮何為？」無何，雞鳴，遂起而去。由此夜夜必至。每與闔戶雅飲。談及音律，輒能剖悉宮商。公遂意其工於度曲。曰：「兒時之所習也。」公請一領雅奏。女曰：「久矣不託於音，節奏強半遺忘，恐為知者笑耳。」再強之，乃俯首擊節，唱伊涼之調，其聲哀婉。歌已，泣下。公亦為酸惻，抱而慰之曰：「卿勿為亡國之音，使人悒悒。」女曰：「聲以宣意，哀者不能使樂，亦猶樂者不能使哀。」兩人燕昵，過於琴瑟。既久，家人竊聽之，聞其歌者，無不流涕。夫人窺見其容，疑人世無此妖麗，非鬼必狐；懼為厭蠱，勸公絕之。公不能聽，但固詰之。女愀然曰：「妾衡府宮人也。遭難而死，七年矣。以君高義，託為燕婉，然實不敢禍君。倘見疑畏，即從此辭。」公曰：「我不為嫌；但燕好若此，不可不知其實耳。」乃問宮中事。女緬述，津津可聽。談及式微之際，則哽咽不能成語。女不甚睡，每夜輒起誦準提、金剛諸經咒。公問：「九原能自懺耶？」曰：「一也。妾思終身淪落，欲度來生耳。」又每與公評騭詩詞，瑕輒疵之；至好句，則曼聲嬌吟。意緒風流，使人忘倦。公問：「工詩乎？」曰：「生時亦偶為之。」公索其贈。笑曰：「兒女之語，烏足為高人道。」居三年。一夕忽慘然告別。公驚問之。答云：「冥王以妾生前無罪，死猶不忘經咒，俾生王家。別在今宵，永無見期。」言已，愴然。公亦淚下。乃置酒相與痛飲。女慷慨而歌，為哀曼之音，一字百轉；每至悲處，輒便哽咽。數停數起，而後終曲，飲不能暢。乃起，遽巡欲別。公固挽之，又坐少時。雞聲忽唱，乃曰：「必不可以久留矣。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；今將長別，當率成一章。」索筆構成，曰：「心悲意亂，不能推敲，乖音錯節，慎勿出以示人。」掩袖而出。公送諸門外，溼然沒。公悵悼良久。視其詩，字態端好，珍而藏之。詩曰：「靜鎖深宮七年，誰將故國問青天？閒看殿宇封喬木，泣望君王化杜鵑。海國波濤斜夕照，漢家簫鼓靜烽煙。紅顏力弱難為厲，惠質心悲只問禪。日誦菩提千百句，閒看貝葉兩三篇。高唱梨園歌代哭，請君獨聽亦潸然。」詩中重複脫節，疑有錯誤。

